

六月十四日

四川道御史季子瞻

題為誅奸斧鉞難逃漏網元惡宜珍懇乞

不叨早厥辜以昭

國法以快人心事臣讀易大有之象曰火在

天上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否而彖則曰其德

剛健而文明立乎天而時行夫惟有剛健之德乃

何以立天亦惟先惡之不遏乃所以為善之不揚

而禍天也

皇上

文明之主也 高煦當空大奸罪既數年得昧之

乾坤一旦易為元亨之天下豈非煌煌盛治臣切

懼燭堯諸惡殊尚未及遏也姑就科臣間可陞台

臣審光先之所糾者摘其媚最工而罪最重如象

任督理遺响戶部尚書黃運太兵部尚書閔鳴太

孟是祠中之可異者也媚堯諛臣皆建祠而止而

黃運太則計及于守祠之人媚堯諛臣皆更一二

祠而止而閔鳴太則独有七祠之建臣聞黃運太

皆堯之諛一則曰百年名世再則曰浴日補

天子河間祠則奉田吉少休乾守之于天津祠則

奉恭軒新是佳守之及故逆堯之金像冕旒万年

不替高呼祀拜百代如新而後快其心者是何擁

戴而憂我至此乎也乾允又孫之九千歲俎豆之

計不嫌于永久乎此其中狡逆使蓋七尺之刑

禽獸其身空遺万年之臭柱不當削其官奪其廟

流之遠方以暴其罪于

天下乎臣聞閔鳴太之皆堯一則曰亓古元良再

則曰民心之泐即

天心之噴此明一媚堯得民以得

天矣于密鎮而建祠焉于昌通兩鎮而建祠焉于

寧前而建祠焉于涿鹿寺後而建祠焉臣不知其

重建何心而擁何功乎且孟媚而孟媚焉附逆之

首堯奸而念奸曾狗彘之不若而此得全氣揚

于里中

恩廟叨光于交世尚諛有

國法乎所當立刻正典刑戾行削奪也又如

生任吏部尚書周益秋以苟容之媚骨作憲夾之

郵久倚罪根為永山通李夔龍為線索推尾乞珍

腔肩屏息覩崔狀用公官向益秋即用之款亦公

官向益秋即亦之款則亦公官向益秋即則之亦

之善主公則公款候則侯伯則伯奴顏婢膝如兎

如魁竊充盈應耻泐戕數年之內忠良不喪其氣

逆竟得肆其克也皆益秋之為也

此一臣斗接之交決近侍之律國府難進正以大

奸誤

國之罪又將安運使非及行重版何以服

天下之心乎五丘拂戾削扇却逆况奸以奸公憤

可也夫引是一例為不能稱我技耳以

天朝之臣子敢叛

主而從邪此等罪惡上通于

天可令其全身一退而遂且之不同耶臣見

先朝逆克劇謹伏誅而埋之余党有下吏部尚書片

妹于獄中有前大李士魚方併子侍誘魚黃中除

名為民共有李神英伯爵向成曹雄于海南斗

皇上于稱頌措

疏再三 偷大行直進此其行經始末邊近

日月之中天但碩以

剛健沛之接其罪狀不終日向慶分此正

國憲所胎彰向整均乾坤之大藪舍也夫穢注之右

洗濯宜庚

清明之朝驅除膏早伏已

皇上大加

實斷行黃運太周鳴太周益秋削賊李應却逆日

況移以馬大臣究逆之戒并將稱均措良

早賜

慶分庶巨奸不至漏網

朝宇立見廓清實世道之大幸也臣不勝致切懇祈

惶悚待

命之至奉

奏音

六月十五日

六部接出

聖諭朕惟司馬守理六師久塞之去危所保皆指經
 營各鎮四夷之叛朕故閱院兵實搜討不惜則軍
 與緩急何賴邊防漸坏敵愾矣朕作平台居對
 內閣市部科道寺官輔臣鴻訓自存本女王在昔
 清操素著朕指鈐况曾絲累遠東又練邊務旬奴
 部落歷指掌一切軍機委堪倚任若果能若中
 調度悉力運籌珍戚奴厚朕伏日煇封拜爵賞朕
 決元吝惜又給事中薛國瓛本差山海事後具
 奏彼處情形及軍中弊竇種種陳劄切朕以面
 諭仍自從實指名奏來以是裁奪入違誤如此他
 鎮可知若言官不徇情面克及糾彈之戒則管任
 虞肩搭軍搭耗臺立別矣至于神前市宵又在違
 東一旦後帳而西盤動宜云已逾半載不知啓陳
 之故是何因又亦見彼處百指鎮道寺官作何設
 法籌康作何相機堵截一有卒振動輒清帝為詳
 希番塞責平日戡守何措部發樹向何在皆是該

鎮文武將吏不肯請損以致糧河虛糜士馬單弱
 使他官之臺同恤戍卒之肌股有不虞何以禦
 侮况今內帑空虛憂非昔比何得任意類情自戶
 兵二部使長計設多方設廢務以兵食不足戡守
 有資輔臣道登汎內所言三款曰守祖制曰養虛
 心曰資實效唯于軍國有裨足見經濟遠舉措補
 始終担当朕白主持独斷又使情向破而欺骨清
 矣向足而醜辱感使天下后世知朕君臣今共倡
 去之効也即着中外諸臣一體遵奉進行敢有視
 始言如空文而怠玩泄緩仍前慢不經心臨期捉
 於、露肘此推被卸坐誤軍機科道官即時指名
 劾奏國憲寧惠以決不輕貸尔等内外文武各官
 俱要休朕清兵足向至意力破積弊至振新猷仍
 馬上傳各邊將官知道

六月二十一日

云南道御史張茂梧為逆党屢經

磨斷首惡尚伏余辜懇乞

聖明及法 慶公以昭臣祀以重綱戒事臣惟

聖主

御世賞罰不可之持故去抑責斷臣子致身功罪

不容及故立防甚巨臣

既糾故補魏廣微去辨陶朱燕馬 原非敢逆影

吹戶尋水火之戰蓋止求銜名奇賈存

入洋之寺也荷蒙

皇上洞晰三補之肺肝微示一言之芥錄乃首謀願

乘譖日詢純依阿既按魏廣微曰坐視

國柄俱為削去右加凶次

息靡而于焉 則以逆似附此明罰之狀以他或可

京廟折之即春秋誅亂討無以貽吳其是

雷寔今車御見

乾坤清明諒死天夫不能伏災虛器當終朝三禱

臣伏何敢保求照臣微寃

皇上

逐逆淨心尚明！予天下共弃惡其以下良而冒

良之名不思而懷忠之實終无以悅天下万世之

一心而昭

祖宗 國家之 大法也夫三補上不知

君父下不惜身名分羞齒于婦紳內墮罵于鄉党矣

之凡令人敢唾前而章滿公車更何又更仆以汗

白簡思而值党燭党欺

君誤 國凡至村我 考其村我

宗社其不臣之最吃緊處

皇上其亦

知之乎魏廣微之對逆党曰裡面一任主芥不出

有鉤為外在此在官燭甫張木燭之始也追心股

可拖而羽翼逆成矣有此書孟之心行何相不可

則特 荷戈不可及捺陶朱燕之對逆党曰鬼子

不敢外茂甘效內攻此又正惡橫党行无忘之今

也于是

綸錄從中網羅密布矣有此內攻一心行何机不可

撈轉何途不可持噴耶古未叔奸助逆本身此二

語使庶幾不死未無不去不知持何如以立之攻

之矣至于焉 一身耳賊辱而下拜於世負

國恩而有愧蓋逆同附比而心更奸險德分建瓴

臣之日首阻者為輔臣丁紹武而焉 寺公揭直

在數日之后實万不得已故違、走竹不過以塞

已之責而掩人之耳抗罔之當日

聖諭是誰人之學擬引是何 朝之

功令其曰惡王石之恨焚冤終此茂意惟恐鷓蚌

之而夫終意更深此王其罪棄也而尚謂其可京

也至于点兵点行直又將威之神通為顯制之局

而此尤其不臣之入者蓋中肩稅額之担而任其

戕擊者也

皇上 聖 入 措

皮于鉄鐵然則此頑抗依何也視國柄者

皇上符 持之為何奇人而三輔白反為何乎臣也

毫岷老指尚可誇耀橫行以半宰相不妨隱忍妨

待即不然向子若孫者亦不席余廟而肆改武凱

九年此一者可謂少運 天誅予不知

皇上量削后加之豈爵王隱佛從前之微意而

皇上之投逆而疑其詐正抹心而定其棄也臣數月

未從却報中仰見

皇上于黃運太三臣則半賊為民以為大臣不忠之

戒于孫杰亦半賊為民以為入臣不負指之戒然

則輔臣又矣止不負指蓋大臣之領袖而不忠之

渠魁臣慮不忠之大臣尚有遺爵將 祖宗之

法不灵而奸雄之尤可效也臣知象撫子弟潛伏

周通臣官于其鄉不唯索嚴以首及噬丑為容逆

京師線索亦不特之轉動然臣止知為

皇上守 法不暇顧身惟成以此臣怒以无站此

清明臣詞畢矣伏乞

皇上 赫然震怒 立賜 褒公當以奈其爵廟仍

显暴其罪狀毋令替幻藏机亦毋致侵淋并志庶

國法彰人心惕而臣即不至陵夷之矣奉

聖旨

六月廿六日

山西道御史徐尚默一本立針明、通內之臣以
析

至所以微官和事臣切嗜逆党柄政威福任意然其
始心胆未大亦端、事慮外虞故其右故意所故
舉無人推較之弗敢逃奉也意所故去無人指斥
之弗敢逃也無意一二不自輩永生凡百奉
命恐后又其尤者揣摩意向巧逆最先是心唯
手滑旁若無人為所故為莫可救果矣知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升太仆寺卿郭具治正且所
押巧逆最尤之人也與治卡例特奉以急蒙

中古起用不知其有何考技而事執存吳淳夫一事
為 皇上 糾之淳夫屢被察處扶笏向走逆在
門遂入賊去暮營補武庫旋調賊方長女噴、威
知為直魏私人與治賊司封駁非噴非聾侍
晚存之要為也

既入而龜首如寄不數日淳夫假然京卿中事夫
押忠夫不欺用淳夫何以與治一

既適技其好押與治不通忠夫何以知忠夫故用
淳夫當先

既定有提之線索无所湊巧之机緣臣始終不能
為與治解也、淳夫已蒙正

法逆且奉

旨解訊內存淳夫者尚揚、昼錦超然是非之外也
法之乎逆夫受上賞進不夫受显戮千古

因與况淳夫滔

夫過忌妻止不夫而吳治逆迎党意罪不止存不

夫也押且又有概焉忌忌夫重是

封城不惜

朝家之福

淨以手外度市而字未爵貴處其極輕七加街諸

臣已辭次心清

思廟一節有以虛街得者街去而 廟或存有以先

逆得者身削而廟未去有以連化得者免其之拂

已幸存其世賞非予之日

全明在

上為味何敢登時而由此根株以茲上死之伎仍
而此日右之官方憂方大耳既敢不避中怒而併
及之伏乞我

皇上

由神 採納好郭皇后

立賜掃羊以謝天下并謝薄夫至若臣所屬

恩願

皇上

初該部科細一查核在汰

奏請

定奪庶有罪下俾滿向人知

斧鉞之展

恩教无溢加而人知幸來之重其于鼓无人心非

秋小也奉

全吉

崇禎元年

七月初四至九月廿六日



七月初四日

原任巡撫遼東宋崇煥呈

奏為微臣報

土有心病乃欲服白朮丹惡

人恐懼



宋祥免事該臣先于翰林縣本籍任使舟湖以候
寺主南直入平府亦東西旁一時俱舉臣知必死之
惡逆志向病之身立刻帶親信丁壯馬上星馳道
伏暑霍南跋涉過步由病轉劇然負病兼程行至
阜城聞報况見臣前

既已不

本旨宋崇煥稱暑風稠危殆九鞠前送堯埔言委曲
昔心朕已登知督師重任有違旨違來料理行朕
委托主意不得再陳法部知道欵此欵違窳念臣
遠人也孤人也而投之至艱至鉅之任不委曲何
以救濟心本无他事則可發即祝夫木火臣伏

皇上

遂揭臣肺腑而

重疊之臣何人斯遠

皇上

特達之知俸捕之余感于涕淚臣乞不秀尺即捐
之以填沃

思知皆臣本才臣此時已不敢言病矣但念東事之
大以舉微臣才庸而薄從前清纓云塞乞不壯心
而六載奔波一身危險賦江于外洗滌于中余乞
狗馬之主俱昔刀俎之刺然彼一時也一拱可被
淚而藩萬已撤車首北胸而由賞不詢此然綿杏
之前予夷折而尽營伍之虛靈如科臣薛國瓊附
言此皆臣在事不職之狀去鎮一載之外不惟
抄臣畢白爾王之身貽害于臣准：萬狀
天適其窮人當其益此特即幹夫乞于尚且准之
况臣痛下即臣前之全力尚且不支况兹多木故
即予形影高度馬上心口思維祇允千難文允際
易况我

皇上何事

京過使當損康首狀惟是首狀愈急下手須限于

此遂无可信之心空思未了之端凡事已俱臨事可知至其身又无可顧何火再辭而重任安可任
壹萬成于慎始七

圣明正

上奏賢齊、斥指

朝野中先臣而過臣者依日多人伏乞

皇上

俯鑒犬馬血忱另擇美能容臣辭免而以開身別供任使其間臣之一身利害若小而于四集金湯

則大也臣无任敢切懇祈待

分之至奉

乞旨

七月初八日

大學士李 等並

題為本月二十七日恭蒙

皇上

宣召臣等及五府六部堂上官与同科道等官俱

赴

平台召对伏見我

皇上由心政務注意德謀慎慎既原之匪希茂晉禦有

軫度支之匪之並搜弊原業望心而說明法

紐寿水利而更慮擾民以至刑獄之失平

奏疏之并玩廢不曲經

宸念痛加

申方諭臣等以極力担当勉措臣以實心做事一

時大小臣工兢悚震動本公修成之思百倍提醒

而又進臣等于

御前

重朕心之密諭

天規項審

席沾加温臣于感敬

恩私喜悞交并敢不罄竭心知有承勞忘务则新次

振奉祝兒

太平首报荷此于万一除本日諭加始末听记注

官二員记實各事外差具

奏

附本

全旨

七月初九日

元年六月二十七丙辰

召輔臣并五府六部却通大翰林院注官二員吏科

河南等道掌印官提协锦衣衛堂上官米平台

召對持

召戶科給事中黃承吳廣西道御史吳玉又

召翰林院侍讀張士範日旁十指臣庸而入閣臣于

九錫先行

面恩礼

上傳諭 召閣臣一一皆進極內 上手一

跪于閣臣乃御史吳玉言久粮葵膏跪也

上曰此 跪何如臣標对曰此 跪極微臣更登对

曰所奏指葵在內有各衙門詳悉周具在外有指

我衙門照教裁革暴 命御史白據至中篇

上問葵與是實否御史对曰古歷年葵實俱實有之

請畢取進

上伏以京

晚洋盈再二問曰此 跪皆實否御史对曰如前

上曰呼不指名来对曰此弊竇非一人非一廢叔習
已又难以指名

上笑

諭之曰如此 疏具免主城大破情而御史謝而
退乃

命侍講張士範讀所

奏館顏蒙恩再 疏至尤北首科道庶吉士准加六
名以示優異之首

上指士範曰此

音逆汗而奉对曰此 疏臣下子知尤新進士所一奏

上曰既不予之何以列名因取

疏出閣臣

上怒曰惟淺朕古臣標奏曰此 疏實非士範出作

當時東閣会议中稿六名增放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会议又曰 明諭未出何以知之臣

鴻訓徐

奏曰東閣九卿科道会议實事

上命臣尤賜所傳之

言予所擬之 言不同臣等所擬亦无以示
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所作士範对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人云不予知士範对疏入后始
知之

上指貢士範再三臣鴻訓一奏曰此新進士功名念

息以為此幸也

上乃命查馬

言八来又

命士範具本回話期而退次取給事中黃承昊所

奏疏全讀

上側身听之請至 京支各項錢根

上問

京支各項何以如此承昊 奏云太倉庫所刻

京運渠揭開裁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

初各衙門逐一稽查回 奏以是處公請更加有

乃向戶部侍郎王家貞承昊所

奏是否对曰臣家身前汝家

上曰何以增韵主此家身对曰当

皇祖出教无不相合故太公積主七百餘分

内帑无積无美后未者得时皆太輕每歲更臣

清增韵尚微輕之季伏一事遂以成例出教日

增入教實未有增所以入教不教出教港至某洪

更乱盟法

上向輔臣此一既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更道登

奏曰

祖宗

朝間種盟引及進也田並无卡制后因盟法改坏

故有丰例、不足伏有民運粟日貴日飢臣鴻

奏曰臣等正病有言設開也桂盟引之法乞付此

疏立作一事得其中有一句未安臣于外

朝見之上与相尚

上問何日鴻訓

奏曰中言古子猶矣不用此句未是今河南山映

皆用大錢若限之于民不便乃書主之凡承吳亦

奏臣一特聽見之誤誠如輔臣言鴻訓因

奏請

皇上銷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伏諭承吳以后

上言宜一功遵危錫

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戶部伏因大工改為戶七

工三幾戶部尚以精銀工部商人對支或不拘成

名入皆于趨故工部上紀者多而戶部絕少今

大工已克宜亮毋戶部寺郎一人為事管一卒可

多徇几十万

上曰事例皆不得已而開臣等連日在閣計議正為

此事款上一揭帖上乞之會今后事例俱仍戶部

臣王家身隨叩首謝臣鴻訓

奏曰內庫物積利有餘如麻子顏料之數可以准

折色軍餉

上批未 乞承吳 奏曰東南特志水至因水不參

之故臣因

疏詞不放冗長故未暢所欲言首札部郎中陳懋德有

疏言之極詳乞並臣

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謂不多是何地方承昊对云是蘇松地

方閩臣道登危錫即松江入水利是南一併大事

但承理須要多糧茂德本內說停止織造一項多

糧已經朕相京沒開何良及

上向几時对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

旨指按酌議具奏

上况思之云要冬水利可擾民否臣危錫

奏正惟恐擾民故臣打本處指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有乞故來

奏臣標 奏曰這戶部侍郎王家貞實心任事統

有心計乞与尚書畢自展專任保同心料理財用

不准足矣臣危錫又

奏戶部事休要吏部照在如戶部參罰一處糧官

吏部下相照狗戶部如何行得去

上曰此即是又任多成的話前已有

旨了臣鴻訓 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協

事无一法支曼誤是眞品若非

皇上 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回輔臣伏迎 御案環跪

奏久之語固莫弁

上賜諸臣茶脯肘 上伏即 于台出宣揚李亦冲

疏李亦冲輔臣是

疏折尉住未知歲踪跡增卷中引葛九思王國安

为言

上曰也情緊急是在旦夕朕刃次有折尉諱探向得

有既多

祖宗立厥葡樹門也屬虛設且因吳口停此有

于惠九思內臣此乃折尉何得相此臣標

奏曰厥後不宜較差

皇上此亦沒当慎重又

疏中言不路之思毀言之日至每貽之慈物力之

唯勝指臣之言亦自有見上以

疏授吏部尚書王承光諫之問此

疏何如承光

奏此

疏誠屬輕率上其意曰无化兵部尚書王在晉言

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掠乎只自授臣提實勘報辦

尉可无過又

奏大同城外田野仰村廓至不及百畝人口稠密

事誠有之幸城廓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十百言

上曰朝見奏許多兵費許多物一過厚至便

請帑又曰犂苗手戮人民滿載而刃是殆官不能

防禦功罪朕之

封庠伏一喇麻溝款文武何用且不令厚鞋中國

耶良鴻訓

奏曰

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至久自透徹今且

慢、做去喇麻溝款誠不可以示后杰厚中苗言

佛言法自刑杖宜在晉

奏言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侵犯昔用机杖
变不全伏兵力、与匈奴不能对敵

上曰

中国非匈奴之对我成祖何以初藩回之還是文

武协心在晉

奏曰

二祖開

天開地彼特安力甚強財用甚廣又有開

國名臣是以所向无敵今承平日久不知往特宜

大白款厚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安羊一旦厚至如

何拜能整頓

上意弗得臣鴻訓頌諸臣使皆既從容

奏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古頌

皇上細、尋律又曰如此總是

中興 世庙当特无一失之遺何得評之

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遺東倫陷魚心勞思宵未肝食以番

概伏這終評之 中興又白

皇上 允德 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渝厚報已久邊各備此邊臣宜任其責

臣鴻訓 奏洩者受事淺深在晉

奏曰自有遠東來十載于斯几也士馬調去援道

死者不用一者不致行伍單弱所促不矣今邊月

洩夫至數月有夫至二十個月者兵如何得強

上問三十個月夫洩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貞

奏是延綏

上曰夫洩至二十個月尔部所司何事家貞對曰臣

部臣乏前

奏已明

上曰宣大兵若干在晉對曰宣大兵七萬九千九百有

奇大同兵七萬六千五百有奇山西兵五萬三千

五百有奇

上問屯兵實在否在晉言事勢至此邊臣即不領

朝廷 封陲亦當自保性命理无虛曷

上曰溝款一面溝款整秀石實整秀難道

中國執勝不得他臣鴻訓

奏曰

大哉

王言臣樞 奏曰先有戰守之具無有款臣九錫奏

先要受防禦然右謀款可成

上默之又手承入守由太監魏相一疏示閱臣去前

有度

音二次何故不遵好土可思右故導又且事且小

音大

上召戶部侍郎家貞諭之前已有旨褒如今又閱臣

荐奉功叩首謝

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

望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扶御案起而听之

家貞 奏曰今日

國家重文輕貨武揮指千百戶不及一秀至也畜之

廢此一弊也遠事之起九邊士馬及于揀遺廷至

今日不特无軍併无馬无盛甲无器械

上問更可整秀否家貞

奏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如何整方不得促者
右曹做去白有成放因荐兵吉工在晋晚陽边守
且練边戍之苦又言白有造以求每年加派六百
万今十年矣岂不六千万

皇上

誠思此六千万從何處得未及見小民脂膏以此
思苦不吉可知矣

上曰加派是下得已時不得不加派不得不又加派

上又諭今也情夫事只各聽兵苦言难道有功不

非之官勝奏偏心以甚惡之隨諭吉官

奏跪每日六七十本皆怒不是起廢此是保朕

明珠為可敬臣鴻訓

奏曰臣稟擬有實要中務在晉 奏曰科道官奏

跪臣見燭然可珠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王未光 諭曰卿清正大臣海內所知一

切用人公推當十分選用真才如指按尤為緊要

為民父母用得其人則

天下安永光叩首謝恩 奏近未暮冬大溫

上云抑是徇私未光言奉

奏音未見致違再祈

聖語

申方更極一事近來以考選論劫去者部錄脫

奏 請起官臣部查出二員望

奏六地分

上云明奏未

上又問閱臣近來吉官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擇情

面且道登對曰情面者情面之謂也鴻訓

奏謂是沒有執持依拘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

天地間以何為本鴻訓對曰人之生也五一則自

不徇情而矣

上曰五府科道官 諭曰前吉都成治欺朕冲主隱

培未欺姑示簡罰以戶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之法治之事

石刑部侍郎丁啟濬問李實一事有款或无或或有

暗昧无暗昧啓啓对曰李永贞一妾係奉

旨命九卿科道等官中府会同执实回奏

上再问李实何以当天不待时啓啓对曰李实与李永

贞謀殺七臣不刑自招

上云岂有不刑自招之理因问吏部承先对曰李实

初亦未承及见刑具然白水

上曰撞楚之下何求不得李实被魏忠美追取印信

空本係李永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啓对曰威

逼出自

朝是一犯

圣教

上曰法特要干朕岂为李实尔五事五處緣何不問

他天不待時啓啓对曰希鹿自出呈秀許呈此外

並未解到

上問未到何人啓啓一 指名

奏事

上宣輔臣改票李永贞决不待时刘若遇次一寺李

实又次一寺随 掄刑部以后有及或的不受石

上清開終不許定罪啓啓中到謝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行事无侵罔上虛文以附

朕首凡之意

上諭輔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担与朕为卿等主持无

負朕付託主意

上起还

官時煊色在觚棧矣越翌日丁巳日

七月初十日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一本為欽奉

明旨舉行恩兄事按成兄

恩為微臣以

天自信即天以 天事

居寺事

聖旨韓一良既得旨貢果有真兄不妨及古无隱狀

自有鑒裁該部知道欽此成恭讀

天語不勝感愧因及已內省有何真兄佳兄可以价

对

聖明无已故以人所共見共聞而下寸人寺者冒忘

言之哉聞即報見

皇上

平台 召对時有文官不愛多一語大哉

王言整治平之要矣哉聞今之世局何處非用多之

地今之世人何官非愛多之人

皇上亦知文官不得愛多乎何者彼原以多進安

得不以多償我哉所拿一官拾也非五六千金不

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余不得以至州縣并佐

碩之求缺各有定例貢監又吏承之優選俱以賄

成而吏部之培進可推也至科道兩衙門亦半以

此道得之館選亦然成之凡聞如身成起家縣官

而今居言路如以力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首

而給事為納賄之魁諸臣言宦民者俱切罪于守

令之不廉然州令亦烏得廉州縣之俸薪凡何而

上司行票或棍取或餽送不曰无碍官聚則曰未

登該賊冲途過往動有言怕多者十刃以上少者

十刃以下款結心知者不在其例一半之所過不

知凡灵至是拾彈壓一方是按代

天是狩一經存列每湖金一百刃旁卷五十刃其

例也而近且序于例遇考滿

朝觀有費至一二千三千四十者夫此良數從

天降乎從地出乎而款守令之廉而不愛多乎至

于科道人另為林布解曰只要他人爭不啻自己

乃賤惡其名素不愛多而多至矣擬成及月內詳

却言怕計五百有金以賤絕无吏際之人而百

母余可知矣。母犹为有本之餽而戚則惧其以
皇上之言路为藉人之腐鼠也。若捧一愛子之心当
沉水至天戚仰承

皇上下妨尽吉无隐之 旨俯思戚以天事

君之言就文官不愛多之

天語不餽。犯世之共忌共滯滿盤托出伏乞

皇上

大为慈劇訪其愛多而納賄之尤者速治速庄一

可以破臣即一可以振世凡一可以助軍餉并

成初

旨抄代火諸臣眷矣京以爲 因何以因而納賄

部科道諸臣 内外止此俸薪何為愛彼阿堵使

諸臣以后祝子為汚惧多為我或功魚慈貪有司

而可几不愛多之世界矣若止曰該部

中秀而已。賊未見其有改而裁且中于賊矣至開

之有源而遵之有由賊未敢深言也臣无任惶

悚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奉

不吉

七月十二日

南京付建道御史臣朱純一本為

聖明

御宇元氣宜周欲變元氣先消戾氣收陳愚表仰

位

辱謨事臣首 甄內一欵曰元氣宜治也奉

聖旨云 之培元氣一語尤為根本至論大哉

王言真

无弊之

部俞矣臣竊以爭氣不尽除則 元氣及不大也

邪氣不尽汰則元氣及不流通惟曰雀觀蟠我子

丑寅卯之間

畿輔之水旱虫蝗

神京之震裂如雷孰非不平之氣感于天而為灾敷

于地而成向耶幸

天開我

皇上重 開世界更之

乾坤卿好若莠莠莠謀若轉因中正感登英俊畢

集正氣以伸而元氣亦蘇伏矣然雨暘弗外海
未精致厘

聖憂者何臣卜之得非重氣除而未除邪氣汰而
未汰乎則媚堯乎人之親庶微均東漁薛貞水
尽法也賊堯日不識丁庸微認力一宗与巧逢其
意而以果披濟其惡正人始无生路

綱野始无牢守而今犯安事富貴何以耐冤魂而
釋 天恚庶徵

天刑本廟或足其辜乘譴批罪浮于法也薛貞与
刘鋒何仇司官據于秋后处史貞于定以决下侍
侍鋒始不得是合于今与耿如犯同見

天日嗟乎斷鋒之頭以避堯之悅亦何无人心之甚
乎則鋒之死白玄以貞抵之也而犹不見处

法鋒即百

郵典亦安敵貞之主長 青天白日之下享
盛世生民之福于此不亦于

天和帶元氣之甚乎則起廢之途未清犹有味心
蒙面已入崔魏之幕伏竄起廢之典右二畏是也

三畏为全移状准悉以行白前至其于生業以贖
聞特

王官矣崔呈秀窃还故物渠亦旋得西台是何神
通而畜

天畏地如其其捷非十孩免之一那段帝嗟人无
所不至偶以不合堯意有姑石削藉之

首一特削夺者徒无姑字惟三畏有之志可知矣余
日伏首田周足矣批我特白而而杀害忠良挽乱

世界得先曰我亦杆杆我亦被削以白附于正人
君子之林即噫愚哉亦何不似識者之矢也譬之

斷民業为也奴一而終則主奴之分明即奴而
不終可遂而人曰公非我之主我非公之奴如是

以欺人乎三畏何以異是一非元氣之入夫得于
臣因是而有感于

跪元氣之法亦未大暢也老成持重之韓獬何不
即未入閣清介不阿之刘鴻訓何以誣被狂詆聞

門保陣之袁崇煥何不奔
長安而犹有臣兄聞所及者則起點塵表之肖並

高此乎有實之陳于見何犹未即起用直古中官
之文震孟力奉崔客之杜三策何下即入班聯不
受魏亮私占之馬鳴起何化未當

賜环乃任太守去后万人墮淚之祝万齡何犹未見
優擢无端註誤之梅之煥列化之煥起甘肅掃
美化化庄已釋而何犹滯田百又有入

南都而和者則一塵不染之新甲榜着飛鳳至止
以忘美惡伊胞无張鳳翔而遂授以

南都是不可不急為調轉料无殺之思今若曾

化危正以崔呈秀切高伊存師謝文錦而遂考以
府同是可不急于浸擢而今臣卿清真批

修之張維孟為貪殘許志吉誣枉而披削李今志
言勘美惟孟下已白耶而犹未还其

詰俞几此皆

元氣所守以流不早 疏之不可伏乞裁

皇上

殺然 独斷再中秉謙之法急正薛貞之珠痛度

三畏之片連

台田輔之未收女相輔之位度推之煥之到而于首

迎高文震孟等本

起用者即与 起用已起用者 即今到任立得

賜环者即与

賜环辰鳳翌急行調轉祝万齡曾化尤坡終

擢用惟孟先也

陪會設在京官則人心快而

天心协有不元氣流通雨陽以特而民物以阜者

臣帝位也伏惟

聖明

採擇施行臣下勝激切懇祈肯

俞之至奉

聖旨

七月十七日

記註日講官丁進李明應恭祀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詔

輔臣升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寺科河南寺道掌印官提協錦衣衛堂上官未

平台

詔對又

詔四川御史高欽舟云甬道御史毛羽健內閣中

吉官二員日逾午

上御

平台諸臣行札序立持 詔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

封燭燭投遠民塗炭卿万里赴 詔急勇可加所

省平胡方畧具 奏以

每崇煥

奏所有方畧以具 既中

皇上古充舟丁此不准臣受

皇上

特遣之扣起臣于万里之外臣五六年前業已期定倘

皇上既臣便宜計五年而求免可千金遠可伏以批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春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看卿子孫亦受其福四輔具奏之崇煥肝胆膽氣識見方畧桂一可加真奇男

子也臣馮訓又

奏曰臣于私寓叨其詔用思威寬度真堪付

呈上關外之寄臣崇煥奏臣在外調度所 奏

附一范附臣外分附臣不可不力任崇煥謝而是次

又云御史毛羽健所 奏廷野困一

疏令其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免此 奏知過困疲已枉小民跋骨

吸髓馬不歇蹄人无息宿朕甚恨之若不痛加裁

羊民困何由而廷脾胃即栗振本其能勸令白牌

票奉

旨俱行禁止閣臣復

旨云

上命閣臣而下俱 賜茶菓加並諸臣叩頭謝

恩暫是付

上親詳章奏

御史王淋滴因无停牌于不序地尋又

詣閣臣記註官入臣標寺印俸所票七月復

晚呈覽

上以采內有指按司道公外俱不許違白牌指局

舍糊伏令改票

上又評閣臣曰卿寺乃是

題奏洵要逐款票擬勿浮遺漏臣標直登尤妨

奏料道官條陳多款有語言平壹无当实用者臣

等恐觸 皇上

旨竟敢下敢 實擬以瀾 全聽臣鴻訓又

奏為政不在多言設論身成功愈火乞得一舉要

敬 上曰卿子既肯一力担当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前一匪乏跡著于事例册并戶戶次又
免工部展根批爭

既設軍器緊急不可遲悞惟戶戶工工之說行之

一年仍仍并戶部諭閣臣批

上又曰戶戶伏南戶部 既忘首乞場爭必乞御史

各請 勅一道說閣臣曰

勅不是控易有

祖宗 餉何故不与臣鴻訓

奏手之是即今事例戶戶工工商人便于免支統

趁工部亦許与

勅一道令水部司官公同收美火又

召崇煥臣崇煥

奏東夷四十年蓄聚此局京不易結但

皇上

由心封燔膏肝于上世何忍言准臣所賴者

皇上

全明雨露无不栽培

雷足无不挫折臣若干打莫大約五年但五年之

中澗事：在子首允子粮原有力遠而有加派之
新徇臣昨与戶臣王家身对面打美查每歲新徇
入數与云數已夫一百二十万臣意于臣督局中
裁省六十万部臣自行拼處六十万則不憂不足
矣但徇有新旧与以新者还臣勿得將新抵旧令
臣不足于用

上戶部臣家貞

奏新旧徇原分月庫近因北五州县未开遠米直
豆幼支旧徇宜扣新徇抵还非那併也逆者監課
已將解到臣部便与依數界也且聞内閣外有新
徇而元旧徇宣大有日元新薊密未津新日無有
臣部以新徇齊閱外以旧徇齊各鎮新日數項系
毛下差崇煥入

奏東奴为謀已久其器械軍利馬匹服習非容易
可破之序九工部解未軍器械是緊要勿得苟且
塞責

上工部

諭曰盈甲方箭鈔刀大器等項皆學序長技亦部

製造具要堅彫精書鑄定五工司官及匠作姓名
若有偽贗炸列挨查究治崇煥

奏臣向年

皇上

臣倘違不如法來臣指名參核臣維樞又

奏九也軍器部徇派子粮甚少自遠左奔難力多

急高其事例宜与遠相終始

上結貢曰尔前何以不言且事則亦不得已而用者

也又

周閱臣卿等前止言粮少不足未及軍器非該部

原說事例正項一年何憚又說与遠終始臣鴻訓

奏軍器各办一年便事去用自今年八月始至未

年八月遠事稍可或緒再作臣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諭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特將止臣宗

煥

奏軍中加一子粮未及見位倘裁一子粮便生患

主但当头三空四尽臣何敢不即音只到任后必
多方设法如狗狗再事裁省即以工部抵造军
器之资通马匹赏眷周誅俱取足于县县安家勝
美唯料以臣操修方畧有程有刻有分教毫毛不
差至五年之后肉日以裁兵口以实地日以開夷
威而全遠版伏只由狗狗一百五十万金可
勉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天下軍民具受

皇上之

踴不巧矣然而五年中主变不一又要安二部毋

在臣手臣所用之人選用与臣所不当用之人勿

要選用

上詔吏兵二部

由諭具承 旨起臣崇煥又奏

查明在上各部臣具公忠无有不立臣手者但以臣

之力判東双而有余抽東口而不召一云

君門便成下里忘功妬去夫岂无入即凜尤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材亦主以意乱臣之方

上曰朕自有主持即有厚言亦不听也臣崇煥再奏

皇上既为臣主得以美又

劫吏兵二部为臣用入户工二部为臣侍迨造器臣
若不收伏造土何狗面见

皇上至臣李力跋浅伏望

皇上再为指示教訓

上起是行听者久之專

諭曰卿条肘方畧并下必漁避閑臣具

奏此臣作法自别而力县官不要一介天生此臣

以力

社稷位

皇上中安伏乞

皇上既以事权予之上方王之臣蒲桂上方制县望

皇上撤回以一事权

上其言信示詠却知道又

諭崇煥卿早平夷以纾四海蒼生之困臣幸煥再奏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皆登臣所李

何事所做何官而仰体

皇上早结此局臣之作用予送乞國乞美勿煩

皇上皇考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 奏使兒志愛卿宜受明号令持恤士卒

予文武同心何难戒厚臣崇煥奏並遵

明旨錫之肺肝前去吉諭官軍以宣

皇上 感危取取于夷逆叩頭起

上又向閣臣高欽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

行否聞臣皆 奏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 奏各邊自力禦厚計定是財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云安王在昔所奏開內道張裕跪何曰

此 跪俱實否臣在昔

奏具實

上即付內閣票未伏

賜祭此灯云科臣許李卿跪令據主黔南先后事

李松楊述中因西漏網給以周閱臣

奏此事已久臣等原任田間知之未真各卿又批

奏李松于安苗襄廟財中有金盆之受是以起震

又聞大小諸臣乃御史毛羽健云班奏臣蜀中

所見最真与蜀州圍困之時糧米使并令李松死

守封師還是有功

上曰批許李卿奏松起震百罪於毛羽健奏李松守

城有功自九卿科道公議未稟

一起立

論閣臣曰卿等乃予大小各附門凡

詔對事俱要自實遵行无徒視為往昔之空言有不

遵行者重治不有科道官不特奏奏

上七

宮仗碩諸臣曰洵實行不作即

居對亦故諸臣叩頭承旨時漏下已二坎夫

七月二十日

山西道黃宗昌 題為差參逆党道好以佐光明

聖治事臣聞漢臣田歌曰浮耕概種之由款飾非其

類者鋤而去之夫非類之滋害也固所當亟為剪

鋤而不吝一日緩者也故臣先具矯偽一

疏奉旨人數大異之

古臣固言也亦彼所言之人何如耳其入刑即千百

人何畏焉故加樹諸臣白点破之后先后經

白簡論明已蒙

明古処分者業已去太平亦可以見臣之古大槩不

謬矣乃尚有漏網漏魁媚党可挾者臣唯獲之得

五人予是可不至錮之尚使由予

聖朝以点究明之治予

一曰京任戶部尚考振衣綉紉我績運移者章海

公車臣不朋列但以援黔之放動河南河工

京边銀或八万或三万或十二万金各有款項而

不明言兵、數已屆可疑至于搜括府州县之四

十万余未開銷科臣玄默力推官署怀慶府事據

取良士万木兄支銷已奉

度古查勘

处介胡然逸置之不問而且起用至卿且尚考且

官保四特官簡于數月之間說者涉進助

大工者五千其名向輩送崔呈秀者其數不貴也其

得力共犹在我族一妾子魏良那一妾乃婢妹二

人犯为烟聯婦交甚密及水山失勢伏誅

温倫仍伪街以享盜泐垢党之富貴長不可不坐为

提問連庄以助 边内者也

一曰通政使岳駿声、以昔庇張差一案被斥

京局公論及逆虎炸虐校提擊之事慘恣正人而

駿声遂为雷推崩奏存起用駿声用而

疏一云予是王之案被逮而却因太迂

劉矣六品官郎不六年而九列及臣糾此既上而犹

冒弁良台此何也何官向可容斯人雖其上于

一曰

工科給事中潘士聞、以依附魏庶微而得考是

反戈迫南星以白回此已停入理久恐李春果其

居官之旧移乃先

疏参之其恭斋者即以斋之原

疏议其论周在秋去而不去吕纪如不当来而

来公论既明斋之去就宜当自裁其论陈必谏者

议王象春同谋孟力排挤善类向一特正人如孫

杰等皆被装誣亦已

沿还必谏何以施面顏寺洛夫周在秋起用向旧公

論既明今在秋何如士刚不当裁耶孫杰而正人

曰吾觀今孫杰何如士刚可施顏面耶且教士刚

固后叙均虎則曰

帝養良野庶積威寧天党周良則手果

帝之所養乎則用之衷心悖理亦可見已

一日南京總督補備侍郎呂喬南、臣不識其

為何知人但以尹牛廟廢之余忽而良台忽而卿

式非有五席親家漢虎方之推批不至此也且其

在通政時知貢士亦加在奔逆虎之奸是何如痛

快乃偏為之阻抑不上而私應逆棍如郭景等

既又得進于

至專家臣王紹徽履

其父之倫是何如慘惡及反之力 清郵典而一

特事正如馮從寺言渠曰之為奉燭則其人之品

可參見已

一曰

麻西道御史王瑛、以权相之妾牌遊点台班旨

均志矣有曰厥臣揖好法密察從前之積案而杜

后来之漏卮向后崔呈秀始極口贊美而倪文煥

踵之則稱頌逆虎之古固味也及按蘇松時全壺

金瓶錄錄逆党、實差人良十及侍語瑛云用心

故官有我在不慈官不火之語差人因云而于入

長女有耳不共聞者今虎虎已不在矣則瑛之

官宜何如也

此五人者我統持少神之有灵法哉用里而擁郡

鳩以白毛在駿声寺認教凡為可貴一舉欺人有

若串頭之自故伏乞

皇上

聖臣不謬

上妨施行也提勘者提勘也佛存者佛斥庶班行也
爭和正分明則非類之鋤即如禾之莠予以所闕
非泐也奉

聖旨

七月二十一日

師東崇煥

奏為仰遵 明旨任事致刻且表以祈

聖鑒事謹啟

聖旨

恩用首師三 疏懇辭而

皇上之 倍任愈切臣必時其得敢不任乎其敢任

為任乎計遠事十年矣任調于股孤人子而寡人

女侍偷于那

曰祐民膏而揭民体怪畧一舟一楫以事為營大

并此搜彼搜俱因為利失事者不死无功者有官

為直得官者已中矣

天下不了之患苗之 國家此從前之畏懼也

天福谷生為具

皇上授以

神武啓聖與邦此剝極而太之令微臣連降

明時其敢不竭忠貞于此一大患根

皇上而息 天下是以奉

會而與之溪遂疑為慮之至且有據認為得者
也之外臣前六年所特之說蓋遠東接承平通
朝鮮

和京左臂纏絡燕齊淮徐以居中遠失則肱之截然
中斷而朝鮮之臂指保不靈奴不過狡寇諸子不
過悍寇之能為若因

中國無人成不糾故然得遠土而不肯換得遠人而
不得其後已見矣不乘此制之万一有起夷中何
如骨打剋脆石勒其人指遠中而用之俱因海為

利以不利于我而我之燕齊淮徐俱 也矣我

國家西自松藩延而開錄為邊九千里已界于夷已

竭 天下之力為守之又益北且之保河与全齊

江北旋為四千里為也其准塔乎大寧失而

遼遼單河套失而延榆蒲蕞者我以為失策况

遼之資寇則騎女可犯遼門舟師可犯燕齊遠近

都門与 大寧河套之遠在塞外者不同故恢復之

晉再討臣昔年抗

天下之說而言聞外未有失也即恢復之計亦不

外前之以遠人守遠土不與更為征調以疲
九邊以遠土養遠人不死尽拘防偷以虜

四海以守為正有戰為奇有款為旁有而又三說

之相因不戰何守不戰不守而又河款法在新不

在驟在實不在虛此皆臣手在邊文武諸臣所能

力而无煩

全應者至吃緊則在

廟謀臣即能不過踏与噬之狗焉其養從而鞭策則

皇上

主之而政本中相勞之漢古用人之功大于所

用者漢省由何則知韓信也唐高房壯則以能請

和諸將也而用人之人子為人用之人俱于

皇上司其鑰何以

任而勿二倍而不展皆非用人者手为用人者所

得与夫榜言已盈筐舉羊也下知之而下改其任

事之心舉羊

天下之大耐人也盈筐之誘考文侯悉付之不問

此又

天下盜忍之主也。以中之盜忍而合于外之大尉，一片枯坐，純氣相守，說邪已无白，而向在敵更何能力攻。送來戰勝，守固未嘗不由此道者。臣乞遣

李相而公卿百批俱

增共尔位，臣可不設此慮，但六年

固藏途之鳥而鴉方之鳥也。夫奴也，臣難乎他臣

莫軍中可鴉可厥者，殊多故也。

論也。臣成敗之大局，不及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

職益有：作實為忠，則凡有用于

封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肯敵之急，敵又送

外而問之，是以力也。臣者甚難哉。

皇上

愛臣至

知臣深，臣何又過為不及也。之恨，但表有所危，不

敢不

吾若人持之，片者易之，兵之親者，產之術之，臺者清之，員之冗者，汰之位之虛之，實之，陛下凡一之概。

于拘臣，畢白，爾王衣，象二臣俱能乎，臣送中討之，不半月即完，然全在

皇上

信任臣，而臣得以信任二拘臣，則受清汰者亦毋

卷在之中，而不生異議，然后臣与二拘臣，為終力

皇上

用而道不足，平臣改，始終曰，戰勝在于

廟堂，臣臨

奏奉

圣旨

七月二十三日

封師表帝煥並

題為厚惠切實就近調補道臣兼陳制勝方畧事
該臣切照閩內道振春于臣在事時見其意氣夫
平有之但律已如水愛民若水永平士紳軍民可
閩也見絳柱臣糾論俱臣去任后事見又有確見
員夫已補

原任兵部主事沈榮猶清警敏力有用才曾于臣
共事相許可但遠在四千里外洵兩月余方至檢

今秋防以日力歲一刻千金到任即需人力用何

能袖手以待

道臣之至伏乞

呈上

勅下該部就于臣督屬中擇資深有望者一員慎補
其遺下員夫或可待沈榮之至且于

道臣俱便而

封師則大利也又揀舊庸懇免者向交賞于道東

曰樞臣王象乾丁憂回而屬指事于臣·外·改東

夷內指西虜五年元恙口臣去秋肅任庸即不顧
賞西使而

宣大地方稱柔但彼所爭者夷中曰事云中將順
斬之自有下落何得亦共講事之酋部百人俱虜
甲有名者虜以攻戰為事故痛其能用命之酋部
如子即一人且不肯其休着臨陣交馬而余即十
萬人不妨講事之人元元者憶我初起不過于
指順閩口殺奴酋七人遂成此十年不辭之殘况
余不止七人虜之力大于奴茹倍其其慘忍于大

同搶殺駒及此時不嚴為禦而力為溝秋高馬既
虜餉粟數十萬而至得以禦之臣憂心如焚計元
所亦想其窮而又思其變只有用象乾于

宣大便是舒此我象乾昔為 宣云道指總督深
得人而官且軍民奉象乾如祖若父即各虜俱服
其威信象乾一至力戰為守已百倍精神即以指
言象乾玩弄諸夷于掌上

呈上

試看其昨故陳榆閱款虜一

眼即受茹尚不並辣其手象乾立平得力以力大
勝弱處強其控馭老康也如童子舟濠：舟童子
年已八十三歲顏色如童批能并幼子騎快馬此
異人也燕不起之美

宜大則身不枯也方用便元力言尔游浮乞

皇上立起之力曾但

四朝元老思礼当優則

學幼女事不可少者象乾起而得將縛于前臣從道

未探提刃難之于后不憂康昌之不入聖如用象

乾而不效乞治臣之罪不用象乾恐不能結此局

君以王牧民所管之遠旁晚席首于張家口為掩

耳盜鈴之術席得遠回旁于張家而又索新

旁于遠索而 旁俱索 何計禦之今

本明在

上諸良更有效屋但臣感

皇上

特達之知昨

平台

居对直如家人父子臣表之所危忍、力誠然且
云无事而臣方得併力于康慈之場心力以力

皇上

封贈並无成心王兄惟

皇上

裁察以力边度計本

圣旨

七月二十七日

吏部

題乃云霧之特局不力撥開則清醒之

明旨不得直行政力奮

天糾駁事考功清吏司等呈奉本部送吏科抄西貢

州道監察御史齊光先

奏前事內論御史紀奇謨旅素養使詞媚党奉

聖旨云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等呈到部

有得是主祠一事矣是媚于厥罪之均也而媚有

不同罪亦休科

板台臣屢

既册列者如十月有元后之珠則媚之也從分免

建道有多寡之異則媚之也重分免事勢有得已

不得已之別則媚之也其有各領教誥者有擬之

北倫非寺丸若清：相直比之至德至尊尚竟夢

蒙准各則媚之可存不可原者又分免諸如此類宗

跪快批自叨被覽罪案定如河南建祠之日亦誤

持齊又免官吏所稟仰士民欣瞻望也下覩梅臣

之意指而妄投申文奇謨既不能過于未中之先

不能駁于既申之后至今日而委然下吏部罪

地方忠懇為勢勢必仰瞻官之鼻息也但諛肆元

多濁人陳乞如有冠帶閑住至如張素者歌舞

性切更效犬馬之誠校楊元已不直寺成事快

之辭合進虎吉而又喜改官爵加而又加私恩之

致致奉官感而又感致

既既補而又誦坊辱班行貽羞各教似之割成力

民既經道臣論列前來相立費

請恭候

全裁京條云霧之特局不力撥開則清醒之

明旨寺事職寺未敢拉便並

題請

旨裁酌 俯賜 札斷施行臣无任激切待

會之至奉

聖旨

八月初七日

吏部等衙門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圻民瘼尚迺
在念而邊備楨弛間閏久因臣工習俗相沿尚率
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淹滲沲上之空古
故屢問平台特屢商確期振惰窳之弊一新明作
之猷弟召兄以特別情大未洽咨詢有年或參酌
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商庶務而諸
用各有底掌辦理各有公署宣召鈎繁恐滋耽閑

旨

惟是補臣職任股肱寄膏心督粟穀掌封庠之要
倘猷納閏庶政之權典呼吸聯通斯為最切會
后除歲暑邪寒之外朕當時御文章一切章奏子
補臣面加恭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尔大小臣工
各宜精白刀表培共中位有官守者恪恭厥業无
布虛文而眾實事有言責者殫竭相誠无昧自心
而恣勤說其為閭巷對倫宜剖折者仍候不時奉
宣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勤惰按是非川必貞和
奉公有特簡徇私有量罪一洗欺玩約靡之習共

收奮片照錄之功尔等欽哉故諭

八月十六日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月捕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自吏

什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提協錦衣衛堂上官

內閣中書二員

平曰本 居对又

乃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子燾日向于

上御平台指臣各行礼序立閣臣標鴻訓卒記註官

臣進臣明睿奉記註即止二員今新二員未奉

居不收入

上宣臣束乾臣冠見叩頭畢

上右亦御史梁子燾消太兵向一

疏示閣臣一標鴻訓奏外嚴核兵清向俱有次第

分于場宣讀至邊臣盧昌奇語

上月戶兵二部問兵向何以冒濫至與戶部侍郎王

家身奏兵向冒濫已久各兵有軍竹符軍次奏

皆添兵增有符契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

上曰也監齊又兵每相通不相似臣鴻訓奏也監
之法即古實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以爲師法便

太祖高皇帝立女良法所以无虞不足梁子燾指于

政前去不領地方認爲也差御史具法實可行

上一兵也是這兵向何如多了在晉奏

國初設各衛所軍紀嚴斂兵軍政廢使洎臣奏兵

口增而向自此又夫臣鴻訓奏軍竟也自有兵下

即是兵臣標奏之軍子兵果分爲及下

上天命子燾請前 既畢至老翁之人嘗荷戈而弗

克

上測耳所諸曰荷戈者皆老翁如何不查隨

初戶部差庶翰司官收于拔月查核具奏又示科臣

詳一表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一疏大敘情面朕

特命批焉一通卿等並未一 疏持正細看具奏

上伏視酒宸俯看詳詞既

御聖林秀火向閣臣捧京 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
左秋門鳴春等俱久有拘議

上曰：此林間為本，自有公論，何用他求？臣鴻訓奏：一良疏所奉，臣俱立重慶。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發此如何？改了卿手奏，東臣鴻訓奏：沈國宣一良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立奉旨，指名疏，令宣流，問臣，果披乎？

皇上挂斷乎？

上命洪育一良曰：果披，並問臣，事上意是朕，挂斷有

下命，令在改票如何？說朕手，問臣乎？

又命洪育：上知女界，而不知女詳，知女，人向不知

兵名，号請

上曰：係前明，以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臣所指人

靈京為國家起見也。

上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行見明白，还不止此數人

上又呼一良前疏，排細奏說。

即音調，請疏中，科道官人，子為林布，辭曰：只要以人

淨，不官自己，污臣惡心者，素不愛，勿多至矣。批

臣外，月內，詳却，民內計之，百有餘金，以臣絕，无交

降之人，向有此，个可知矣。上此聲，即感以聲，勸臣

海間一良曰：此五百金，何人此愧？一良奏：臣有交，除下，在此，此錢不止一人，問臣又奏：臣等在閣看

計事，奏在納明之人，還有未結，指捕去送

初一良再奏

上曰：怎么，与前不同？一良奏：臣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臣領凡，問

上曰：如何，只批凡，問就來上本一良奏：古官京以凡

聞古事

上思曰：你以凡，身空，亦底又

今誠主，朕呈明一段，後之曰：朕呈明，已下部，亦勸何

待你，奏一良奏：此不是，事情不係，納賄又

今請主，所奏，諸太初之事，款內有，鄉淫，等語

上微哂，以問，問臣，與方，指摘，何如 鴻訓奏：二臣

俱未，識血，但問，道路之口，多之，此人有，共夜，律一

良此奏不差

上批：毛民，改手于，果披 上付，問臣，乃

奇賜，諸臣，茶米，都送，有問，伏

召問，臣記，註官，問臣，奏一良疏，未及，承四奏

上諭周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

孰明知有人以周永秋等抵室又事此坊官受

許多金室坊官得此御史欵差此得又當何如違

改票未閱臣奏臣等不知

聖意也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票擬

上曰他本上卿等也有看不去周臣清近御座前密

奏語秘不肯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他无

實效如何于他臣鴻訓奏臣不為

皇上借此一官但為

皇上重此一官

上曰安知他為公為私也可枉于周臣又

奏臣等平生迂腐為

皇上借此一官

上溫也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于人如何敢來

奏則乞有紙上說一說便手他一了都御史

上思行令速改票臣承 旨而退次

居一良大怒而叱責曰韓一良所奏前後矛盾

有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周念係言官姑饒違

以后科道論人保要的擬方許具奏不得委之

聞尋云梁家貞

此亦周臣曰卿等以為何如臣標奏梁家貞決奏

都是遮方大同天事極具彼御人盡七言之鴻訓

伏奏彼擁兵坐視世厚獨撤槍掠男切牛羊自是

家貞之罪

上曰旨指如何一千余兵馬使要敵陣首十餘萬

家貞既有罪旨指作何事臣鴻訓

奏此事于 中一樣此臣在坊首兵文臣在內調

上曰文臣還白部制此臣旨指一而人馬不相操

練于特虛冒賜敵旅皇以千余騎軍抵十萬之標

萬卿等試詳如何抵對乃臣標奏旨指亦不亡元

罪鴻訓伏奏

皇上責各大臣是絕奴机指但與邊事不是急得

孟子曰无政事則才用不足臣不敢為不忠之言

皇祖靜得以未至

九帝時一二十年乙元政事金才用何由而足

上曰如之如因臣奏而之此前大不相同

上曰其與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刻奏

臣等性本直平豈敢面陳

皇上就是衣崇煥未到臣等子兵部時、酌議洵要

件、接濟他臣民生諒凡句民只領我

皇上為

充舟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

皇上措與一言領

皇上

由神細思

上會諸臣退

石閣臣樛鴻刻密商机務許久先一日道登龍錫往

恆陵未回不子与諸臣鳴立階下只頃閣臣卒諸臣

叩頭而退

八月二十七日

戶部尚書畢自茂一本為亨遠兵變臣等須上

國恩凡辭游賊呈求躬待罪恭

請聖斥以伸

國法以遂下情事臣同胞弟日爾少臣十有一歲

幼子蒙父命之從臣律業思又尤為嗣是豈非一

弟初令定兵相着士声士成行取祇以臣小之旨

洵肯即三品子弟

刑至迎逆不子考逸止授禮部主事丙寅亨前兵

商員夫人委最足報以臣弟推補臣弟又不辭唯

遊阻林雨亨賊及地至即大冬以鳥守計數月之

間鬻髮暗白然丁卯奴兵大舉入犯亨歸臣弟協

同前任指臣之亦行師尚書表崇煥竭度得禦効

有微勞事戶部太子少卿之春荷蒙

聖恩 擢升遠東主指

天高地厚矢志捐糜時臣則方里者家信仕奉功以

潔已奉公碑忠報 國火行尺寸以答

聖明而耀門庭臣弟唯、指遭六閱月是將練兵務

以聞土帳境為己任大都以遠人守遠土以遠將
統遠兵不尚張皇弟求實白如是而已矣五月奴
兵再犯臣弟九期收欵堅壁清野固守以待奴不
內表未敢進窺亨遠而適既不浪戰以禦軍實亦
不征調以疲物力所全實勇奴退之后討師立客
官兵用磚已砌錦州一城臣且報竣又山築青山
城垣亦充分兵駐守藩萬既固

全湯漸成仍遣兗華兀吉張斌良帥水師而沒三
公屢有俘馘安律降夷于大具堡沙河堡聚族而

居異城而守分為心腹之虞綽有前弟之壯此皆

彰明在人耳目者也惟是名位早微物望輕淺軍

前百需呼号不之天下无不制之志馬巧一

指烏價而入仆才駭之兵部司局又駭之叩

聞諸內之 疏白五月不啻舌敵耳其淚成血血

屢屋

明奇催桑而他人祝之幾如也當六月間外解不繼

固唯後解而快解連七月初外解漸充又將那東

以捕西克非臣弟之厄數寺畢會于此日子各史

旧泐亦有違至十餘月者然其兵則上善也其此
靠不事在戶部乎

例仍有民糧地糧在也即此久亦係歷十歷之相
延日又非具數月元泐也若違則異是矣以烏合
奴聚之人當飢寒切身至急父不去份其子臣怕
要侍兵心大度色足異哉臣弟賦性剛果違變之
始因見体統陵夷冠朕倒置急于奪刀自裁既不
得死忿氣填胸隨即守帶以后時有守醒旋又皆
索可定投意革疏以報

皇上席藁待罪余官皆夜元恙臣弟竟立不起此臣

羊項土之始末也說者曰借口索拘或有別情夫

緣索拘而變生及于泐而下解自足為奇聞賊方

司山海小報云抄院街門什物文卷被毀搶去散

碎銀二三百兩則臣弟之元京積可知也說者又

曰昔契真者能使規上元長可王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何主擇戈相向言及此則臣弟仍奴爭方調

序夫宜之罪白元所逃臣又士為臣弟諱而原為

臣甘罪者也臣本山澤之癯氣元中進之念一旦

連廷

聖明 非言 知過起良田間投以重任白臨不勝夕
既控梓木奉

俞允允敢懼家園足亨星馳北道甫入

都門即問此耗骨肉摧殘雁行中斷連日痛哭肘

肘寸裂綠臣切悔元京村中臣弟份身无術村及

封悻無以罪人未肯死不瞑目臣實慚悼交集私

地自容見之五內暗亂四支离恨不去子臣弟

相尋于地下耳方上邊海官急司農一官實閱軍

國命朕臣当哀切推毀之深岂能精心而料理矧

且家門保辱之余允准覲視可惟有束躬特罪

乞此余生已尔臣初亦敢俾忠竭力火報

本思于万一始逆初服而今方寸尽反神銷骨立固

万、有此不能矣臣弟孤概澤伯二位幼伴家口

於行万状可憫懇祈

皇上

俯賜俞允罷臣之言副臣之藉以為臣弟治軍元
紀奉賊无状之戒俾臣亦得收羊遺骸扶柩回籍

相養幼任以逆下情表下本部耶本督全左右侍

即音中別選更能以充厥任仍望

勅示此任督師各得倡亂渠魁付之

三尺以雪臣弟之冤庶

國法玩仰

國計元誤臣一門生死均載

馮慈无憾矣无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奏

九月初二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聞之至甚且臨宇甸念國家无一事不倚藉
 經費：无毛忽不取办小民惟此册于朕足之
 倚實係几邊庶府之倚秀昔最甚味嗜立先此相
 群已百司矢志循良脾心各恤而均予以來官方
 早深吏治口非貪墨在途鳥鳳絕響敲糧租為故
 市農幸且各月開暴欽橫批批警參之股舖行里
 甲申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唐政者亦死水火
 不害矣其他方控接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肯
 肯積習例直官評樂逢婚之可視仇清白之足已
 抑或根拘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貪貪殘尚存
 寬典明經即位即牌劫壘取各員苦者决裂隄防
 升起几憲長方而效治之流沉油權傳而均周左
 之徵求躬自放操人誰則象如七弊几更什准指
 朕痛之恨之所以者皆尔部院害象先施網不
 立即代重臣且同部傳等張法吏用及匪人乘作
 者或不問相民之實效伏念考校徒循作賤之虛

吏功實由斯尽限民主因而重困茲特諭尔部院
 今後推用廷筠及擇廉明諳練周知民隱者并以
 保皇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是表儀才堪
 卿寺者无妨海運清事不又内外均是以即紙為
 冊傳之書廷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持按在
 呈事宜悉依廷方摠得中若奉行回迫之日尔部
 院度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題分勿舉填作賤以
 惡網為相沿之故查仍度論將按官上后有司真
 正貪賂賄財害民者不肯入境報滿之期即時奏
 奏相換无枉朕久拟祖宗之法其論劫事情列款
 各載无驛詞而夫實无泰重而心鞋无且豺虎而
 用狐狸伴貪人遺敗物之種論均之后在内部院
 衙門即時通告在外抄按衙門直者一月達者三
 月以內欵奉施行如或仍踵弊几空文塞責朕得
 于者賢之便抽查核科看詳事奏即行糾發以滿
 朕治罪庶報考及除嘉本茲班單逐累朝照洽之
 感庶梓一夫不獲之憂朕与諸且首有令回欵哉
 故諭

九月十三日

諭吏付河南寺道

朕惟

祖宗設置科道上獨主德下警官和寄耳目之司廣
 聰明之用為國家此倚甚重慨自逆奸用事屠戮
 忠良一時且言放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使諸臣有
 懷莫吐讎惡有日莫一餐舒學之川杰壘而又次
 勢亦固杰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条奏不
 憚再三右覽曰御文章講求南確齊奸摘接之章
 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好志休國者固在朕
 登治各營私者未及人存各屢戒无濫報累情
 以示恩養每論核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慨
 然忠澆及朕結問但接几聞主不办志邪一弊論
 劫使大臣不安其位誰与共理甚非朕虛怀樂陳
 推誠如納之初意也朕今特諭尔科道諸臣以后
 各見積習各階大道一秉虛公鼓毅忠立条奏必
 鑿、可行勿剽襲而徒鈔听覽痺劫又事、有概
 勿是臆而尽抹生平諸臣身音几紀无宜先白後

准廢于无暇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以几聞甚或
 持已不度官常先裂者朕得于登察定下部院勘
 實度地論人不当按以文生之条决不少貸使若
 言路者几錯雜之是非不悉司官守者有混淆之
 右實治乱在茲各宜受芳欽哉故諭

九月二十四日

記注官翰林院侍講臣倪元璐本之後恭記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未

上台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

文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提抄錦衣衛堂上府

末 平台

召對又 特召舒師王象乾日特午

上御 平召指臣進見叩頭畢

上台輔臣入楹內隨

召舒師王象乾、：趨北楹外

上舍入既入又 命前象乾趨前去

御案咫尺先此

召對曰輔臣外本有召入楹內者蓋異教也

上諭象乾曰卿五朝元老志猷茂者見卿置辯知舒

師袁崇煥奉荐不左有何方畧即面陳本象乾對

曰臣年踰八旬齒疎詞澁不能詳

奏所有方畧具在 既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古稱漢人首死敵先慈与明又王

八石虎哈喇慎白房台吉元小王子之后也卜哈

二酋皆是神酋部落其先世歲、与神酋納貢自

舊台吉与神漢構兵屢敗神漢貢事遂絕

隆慶庚午捲卷叩聞

穆宗皇帝

封烏喇文王開市招賣神漢部落未展家口及水

呈營音馬買貨屢被卜合部夷劫掠多欲振伏不

意去歲果未卜酋兵敗西走哈慎一營俱被擄去

白台吉僅以日免東投奴酋其弟跌各免等皆不

納白免視恨以死哈喇慎一營無人統餉夷所余

无儿

上曰卿今日方畧如何象乾曰朵陶夷三十六家今

日亦当胆給与哈慎今可得三万女神酋鎮沿邊

壯牧馬我潘萬東可權致開門以斷奴右臂塞外

諸臣矣惟未卸部最強約三万余未卸若与卜

酋各兵似亦可敵神酋

上曰現酋意以不肯受者象乾曰從家荒給抄亦

可成

上曰禦席當思威並濟不可專恃焉糜輔臣鴻訓曰
聞帝首知象乾將退去六百餘里

上問退去何處象乾對曰退去五此妙情中

上又問曰倘款事不就如何象乾因奏夷情緩急

及款戰后先百餘言事聞机密不敢具載

上喜曰這總是象乾又吉臣相取棟厚二十一年矣

万力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款犯薊門

皇祖起臣總督薊門邊臣密云邊官杜論十萬之師

逐解天啓元十奴酋攻陷遼陽

崇禎皇帝

君臣迂部臣疏請出鎮行邊總督薊遼次年正月二

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潰兵难民紛集

闕下二十九日桃林口振西序守索羅勢牽鉄騎二

百餘款攻哈口捨永薊臣遠尤吉聞守信通官王

掄胡持臣諭帖往諭于首不覺流墜明日即傳局

夷來常又等送帳房一千項受守閔門去遠去叩

探從此山海東門怡開東邊守遠臣又思山海關

南海北山路通一線遠者不二十里近者僅七八

里奴兵至東去合而不去張用砲打去无下中者

惟是山后諸夷奴酋隨而游之皆坦途也自山海

王喜達奴无心不當防勢斯難矣臣遂遣通官王

掄胡葉校抽扣兜小及音拱光三萬者皆大部落

約二十万重為我東鄙藩籬出鎮山海者三十年

累元几革之警者皆諸夷之力也

上和灼灼听又之乃

諭象乾曰卿此去此与督師袁崇煥同心共力因

令起已入

命象乾再陳所見象乾又

奏曰款冬战各先春士卒款春士卒先足粮海

挑督臣辰晚揭開三鎮軍士宣府夫有立了月大

同七月了月山西十八了月得腹之士何岳荷戈

上曰粮初均要么于因

各戶部尚書畢自反入

上問月洵如何不款自度对曰臣部亦粮匿乏從來

所入不足供所出各边年例年久者止条三十分之

一多者止条三十分之二宣府

京運京餉年例長二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天啓六
年止奏八千九百七十七年止奏十一萬五千餘兩今
年奏過三
十萬六千九百餘兩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
京運京餉年例長四十五萬六千三百餘兩天啓
六年止奏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奏一十三
萬一千餘兩八年奏過三十一萬五千四百餘兩
止欠一十二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概奏往京運止奏三分之一已發三分之一
二月內不如此如何不敷來乾對曰臣未到地方未
知其詳細止概督臣報月內有欠至五月者有
大至六月者故此請初自度

奏宣大二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七十八
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六十七萬一
千七百餘兩其次各糧鹽在外且七月內不敷
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所其拖欠自度對曰民運子糧原係
各道督指自行查催進查奏未舉以致拖欠臣非
初任即有旧病告臣一

二首清督指查奉民運子糧蓋以各道民運既進
耗解京係似制均設正供其

京運子糧就是府未陸續加增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自度對曰宣

大民運州：隔遠良數零星多在山西北直山東

河南之間年來督指因循未結查奏此府臣部惟

與責成督指及法查奏以充月內補臣標

奏及鎮民運拖欠數多洵有度催納尤錫

奏各道向有民運子糧府未民運不足以

京運補之各道全靠京運進向何由得充將

民運大免支放數目清查乃

京運合并銷美然府邊兩有措

上杰之鴻訓奏曰民運子糧當今季報戶部方知

免上曰此該季報馬是象乾又曰臣所

請月內子糧每鎮三十萬並不收望及亦祈

皇上批准以救軍士次心

上曰既已批准乞容不齊因所問輔臣云何鴻訓對

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也自度

奏宣大二填半例除奔過尚欠二十二万日下臣部極力湊展良十及費奔象乾出

京其餘審臣陸續值至再奔以克今歲之餉從來

臣部无全奔者今因邊陲事臣不敢拘查例且

宣大指夷良及即在午例之內前宣府指良李奉

冲有 疏曰夷人指費馬所供取給于午例何事

已急臣不敢不竭力湊奔此外日久欠臣部從无找

補之例勢必不五

上然之 倉起象乾

清奔良五万及以供指費之用如不足再清知有

余 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日度对曰此均多糧臣部原无須設

計臣 題取給戶兵二部兵部按良二万五千

及臣部按良二万五千及 上因

古兵部尚書王在晉入

諭曰計臣所請指費良五万及戶兵二部可通解

在子 奏部原不啻子糧并无拘編良及前良无

丁指給日度 奏兵部太子寺馬所存音 奏

祖宗明設立太子寺原非奔馬并非征借止緣先

子匹暴無民間有依馬之累便于折良乃量任馬

所成例止四十二万及邊用百餘万少致同歲空

虛 上問其特如何空虚日度对曰今歲因

皇上 聖極所奏

皇與數身以致不敷在昔 奏馬價由各買馬非各

行費今遠東指費因无拘供用馬價然臣在邊款

馬合孕肉三十六家市散免八大營兵費良七万

及今盈虧至三十四万良內戶部認十二万臣部

二十二万太子寺一年之均過半矣各邊又百年

例該寺何以為之

上曰卿在邊款原所費止七万今緣何盈虧至此在

昔对曰七万与一年之費一年与及季數當倍此

昔年有 奏報

疏可查又言今欲起解實是元良

上問輔臣標对曰廷白及部的叔鴻訓对曰当通融

措起道登对曰前兵部之奔稿實良五万及向今

未完不若通融那借日度

奏非敢分尔我但臣部各粮万分皆乏且此项俸
无拘设恐一特通融后日逐核为例

上曰首户部借帑即补后不为例二臣承

旨 上命 赐茶诸臣叩头出

上随 御暖阁火生伏出

御平台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入

諭曰是時多事之秋進退不肖正相老成不必以

人言求去宜安心供職勿負朕意

台象乾

諭曰卿年逾八指力尚壯朕心加悅卿持神序于

西督師未崇煥舉奴酋于東恢復功成皆卿寺之

力也

台自庚

諭曰六府民運多艱有按手振薄卿從實

奏求二臣皆承

旨同諸臣出行札

上起

九月二十六日

兵部尚書王在晉

題為奴神交江先声孔亟並陳情事以便防禦事

自古未有東夷西虜交并迭東同時而窟

中國者今年五月為尤近迫人情震懼莫不問臣

宜速調兵也臣曾具稿呈再至三而臣任鎮之

以靜切盛暑庫必不能為意也切調兵无向天即

可為亂也當隊圍

大回甚迫臣連王喇嘛輕生以杜諭之而

大同之圍旋解坐而考邊亦默：有以窺也塞之

情形耳以日東事計之奴兵每大渡三岔以守：

錦其渡河也我將乘其半渡以擊之或斷橋焚鏡

以遏之其登岸也我將尽力堅守以拒之或清野

絕糧以困之其來不過一路其去不過紐甸蓋孽

奴每因糧于我而終吾益：一水之隔也

前門且藉力于西而終以孕禍三衛為著也朵納

從奴善高坏矣拱免被奴攻掠其牛馬以食曙

其巢穴乃居有久客為主之勢矣奴中傳言河由

边外直化中后直攻

山海而臣以为未也盖中后所介于閔亨之

閔奴便腰直持西则山海之岩閔在馬東則亨錦

之指親集馬前有堅壁后有銳師奴兵進退不唯

則閔前一塔无草胡馬必憊候其日又恨尽馬飢

人同我以奇兵從一片石歧場堡等處間道而出

次撤前屯中前所之兵整亨返

山海之卒併力合擊奴至不為入穿之虎于惟是

劍門邊長軍羽向未習戰人不知兵極冲者四十

一也次冲者十六也稍緩者十也喜峰方三衛入

剪之路潮河川為戎元避暑之巨黃花鎮權最

陵京古北口直通厚幕此如深河口潘家口磨刀峪

羅漢洞皆大舉入犯之衝劍門兵馬几向可當此

息然律律之危哉則也今此

神京糧運積歲年未專急查洵今又并急宣去逆將

股肱肘腋之地漫為烏緩况殊不知今日之憂不

在推胡之牌悅而在凱軍之朽腹也

永亨亨有犯邊之故慶振家口有扶費之揮囚左

之右之皆成棘刺自西自東靡不劍戟時聞庚癸

之呼豈成甲乙之帳即親如父子不击深其必尚

忍守无及固之形而成无及卧之美也人事未修

于下故

天變事昭于 上當阳重四九之符而忽聞地震新

平堡要地屋折城摧岂政事閔闕故人民困坎既

言昌坎忠良危坎群臣之職未舉坎所当情坎修

者而青水有帶北其自矣自

連至前白刺至宣云元方不殺无安不脱气粮不

夫无器不吾器无法不情况河宜及時補塞而臨

渴握并枕為鐵良若夫厚窳

劍門患在剥膚臣岂无說而此此三十六家金日

從奴實為畏村序素怀我犹可羈虜八奴如較道

于孕婦、先被其蹂躪動一介之使統以利害

离其合縱杜其既進臣知孕婦之必從也其策一

粹至之兵防其掩襲險隘之起麻布机閔九冲途

尖口利用伏叢林深谷利用脫空營火炮强弩地

備劍馬鈺神机銃疲黎鹿角之均皆宜拘設母時

其不來付吾有以待之其策二賊所擊者一手之
乾粮且三十六家未必廣儲糧以供其咀呼况路
從口外白河黃土河方捨掠地遇則携帶為難入
重則立供莫維我惟沿也收斂尺割未粮不亩牲
畜虞憂无食勢將退縮其策三賊前鋒所指便知
嚮這峰嶺宵明米哨夜探

山海急則守錦擊其尾善拳則三協空其頭

閩門之師建飢而下立相救援厚騎必却蓋賊從

黃泥窪浮馬而渡途路間聞聞藉山阻阻未必不

車此可擊而走也其策四口外險夷我兵不盡知

而大具墜汝河堡之降夷靡不知之彼既為我用

則当怀之以恩鼓之以又面其妻子于堡前其情

劫于里埋伏口外其前咏擊其情毋祖天寿之功

可再報耳校奴聞凡又起起而不散直闖也其策

五有此五策臣料序不果犯亦必可卧惟是幸

土網膠于未及衣初切戒于終朝藟昌一帶百年

靡地各奔精神並度限範不又序立而堂如大敵

当前則且于皆指道鎮諸臣石亭望馬然而前兵

又設擊奔粮洵无令聞守宣大之極急而藟門之
極緩則

內且浮調度之且而重鎮无阻凱之苦大地山河

華于磐石矣統惟

聖明

裁奪馬不

士言

今史

崇禎二年
春季

卷之一

崇禎二年

正月至上月

逆案在此本

韓爌等所定逆案姓名事跡
或採公論或憑紅本昭晰無疑

正月十二日

廣東道御史侯恂

題力究附逆之罪酌處奸之法以析

本辦事照得逆瑄總志妄盜批 因分濁亂

天常一特小人事先依附至京其情不過希冀富貴

苟且功名而究其村遂至毒痛海宇危震

字社此 堯舜之世所不容也內計在逆當事定有

一番為斥惟是從來案要考論本守職業諸奸所

做者親家官也所幹者親家事也也尋常職業不

修司生以考功法諸况齊典口有成

則而若輩實燭有徒欲擇而處之則漏網者多教

尺必之教浮于額行本小人借口必以故彼以奉

典力辨是誠不可不深考而熟弄者功奉

明旨下部院查議具 奏矣然附逆之罪不明則无

以服其心必奸之法不確則无以當其辜或情暢

言之蓋故寔附逆之罪当先齊逆瑄之罪謀款酌

必奸之法当先挾奸堯之罪狀朕現忠矣借圖不

執善志巨測動權 毋后使琴瑟有情款之端迫遠



三五使 故是百孤立之勢而兵少多糧運更折危

一切大权隻手操之布置輕重非既要津者皆受

部之昭然其侈修重臣借予上公乃力加錫功其

之首其累冒世廟蓋濫列爵乃為通尊賤貴之地

而受表善良則以去其利限碍予之人也引用充

詞以具其宜分承是之人也當時已就日呈時成

非非 天心眷佑

皇上 全極 天下事不知所終矣諸奸明、結交

隱、推助予奉生手則校剋柄應心手爪執助功

論靡其暴兵也台首其聚犬也熟版部寺其弁隸也

首指一蕩早其駟役也大家擁戴一味逢迎方且

助工効喇方且出題獻媚方且進奉寶玩方且建

立生祠而逆瑄亦以高爵厚祿官乾兒父子之心

或捷足而連化或巧官而加銜或

中旨而忽示 环召或自

陳而竟行危全或逐、退、穩坐而將公卿或累

累着、乘机而叨 恩褒尤若此互根公倚此不

同于吹索情節各存亦无容其推却今縱有愛諸

奸者能乃之掩就乎則必有發指奸者能乃之飾

罪乎檢部院大臣極力主持立判畏

清責令主計者通將諸奸事件族逐逐月各行查出

分別行款周註姓名首周天微之條示公力是竟

公力下手要典之羅網公力提裁公力分慕公

正人連庄遠戍徐公陶陽公正人制勝里務徐公

舉除公邪人死灰然然徐公引道公邪人惡燭煉

原徐公保奉公也司封駁而以金吾私周堂公也

司題伏而以方土奉刑徐公也徐頤台局不倫

公也非中事犯无等公也德惠中貴之

差違不屏其職掌公也內族近侍之左右反變其

存公也協力而通逐相封公也日公而指下椒方

吏向具助工者凡何多根出題首凡何者分宝玩

之敵納者錦金孟凡何器主祠之祝无者香象疎

衣凡何所并周其連化何人有何級之超廷加街

者何人因何事條窳公也內地得官是何線索

公也疏办火賊是何開節公也雜占姓是何

才望公也唾取

恩德是何勢伐李其人以其其事而人可无道也按

其事以詳其罪而罪无枉也中除已經

及分公孰見任而律也指捕孰回難而偶寬

介代氣感幼而木也當

違為結孰被處而木尽与另改正酌议妥当今

疏糾系印候

聖教流故輿極清以本等之律制奪罢斥予以立受

之予恩

因門付之史館一以示世界明明无藏頭家面之

奸則在途清一以示天道循坏无作孽免村之理

則人心快一以示

乾綱振奮无履形弄影之帶則

國法伸而言官從此无令星之彈文餘言從此无

陸續之看

奏則议論者而政体用矣或曰法尽穷事穷則吏

不虞小人之番舉乎賊諛

冬明在上推散于青天白日之下安排手脚为延

均後身者是在与事故開眼界硬起脊人為測

恃之說所誤。无以为寬大之說所愚。无乃報仇之說所忌。各于

計前了却此段之毒。庶几一刀及段。永絕萬藤。耳

所當商量者。事有輕重。人有首尾。曖昧之跡。无恐

听也。思出于極。誣也。傳言之言。勿輕信也。恐涉于

風影也。明而以虛濟之。折而以公行之。苟其庄証

亦貞心。均可原者。不妨明開自取之路。 始事以

本善類之根株。似亦君子。固被小人之害。那克之

而日畢露。小人亦愛小人之累。果于澄法之中。行

其孰別。俾得朝陽。將冒再乘。后效。計无不心。幸焉

於察株。擇施行。或何感。悚息。特

命之至奉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三月初十日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于南京戶部尚書鄒三俊

等一本為計典屆期仰遵

明旨備列附送諸好惡初

本斷及分以絕玷跡以清仕路事功一事呈裁閱

郵報見南北付道各陳 察典俱係端均好在于

計簡另 氣列各奏

請定奪餘照常年

奏典分別規治蓋所以重特用逆之條先習為

計典之玷也屬本

明旨申方亦既導以欽感之不啻矣切惟臣子致身

惟奉

居以為大 朝是行去九杯二心者必誅自逆玷玷

弄威福

擊下諸奸苟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于是違奉親

志更為盟主乃借太盈胡良補列致列之雖雷達

春為轉聞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均功誨者有

代瑞驅除者有受瑞者引者因而有借均建化者

或至无星大鼓唱之詞向目子祝尤之列或奉

摘祭節羊之

音而枕侵登惟之幸在十日觀夜行登伏之謹在異

日恣翻云伏雨之計若宦子前職者同一地分非

所以杜奸最而肅

計典也豈一一册列上

聞于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右寺丞七春病謝恩先附鴻鈔而作器

瑞之幕客非縮職而充要典之志恣內史假借以

既欲適及忠骨閱說及德相仁開口而之姓未察

制迨迎內府四幫聞之名着誠曰初時錄坐五品

相力及平條躋九卿錄未附太履冠正律

于吏科得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七回稱郭如蘭寧遠之推後此

已分 天之功身邊之說詞凡夫毋

君之必是誠何心掩不可以一經指指尤可問鬼

至得持不掩其生平而竭

既准竟其違直于都察院得一人焉

曾任河南道御史、回併何早月疏竭均德詞說
惡端不詳麟種、引方符熾券也夏

因語三侵作諛詞其所善必為逆均所喜之金人
其所功必為逆均所諛之良自邪正分途如惡律

性最可鄙者兼聚廣火伏翁移素者千金夜入而

竭力支持尤足怪者馮威明將鳳翔罪狀大彰

因法本伸而公杰荐救不法之輩莫違貪贖之跡

唯寬

原任浙江道御史、被命李特營敵竭逆均極口

稱均几合得燃之惡勢通

爭耶楊瑾且之威毒流宏海他如侵毛討擊坑盜

庄罰種、俄打唯以律迷况克况况唯元三禱

見任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非魏祠設詞海紙上

公統諭高揭通衢其尺倉特一切詞訟以事之大

少易佛之較重并新之論罪惡滔天夫承夜之金

官藏劫地

原任山東道御史、回兼劉漢瑄均取冠見百計

奉其况况江差特包閱詞狀始无虛日解拍查究

尺以賄成自患于恣花柳之誤匪竹及室王之蜀
海蓬海盜收商做名

原任四川道御史、被諭徐嚴四曲意竭均另行
不义

疏奏結李徒斃王人天理何至人心已死毒痛善

類若陳若躬身没御削李之冤拆毀馬院如非如

馮当年蒙恂李之禁咆味几同伍串動李大類坑

倘如所渠魁首干克逆之罪凡屬臣子可无為鼓

之攻 于戶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任任魏勇余以房徵親

任強認忠夫又孫建祠烟望必并大勢積惡唯考

置買田因俱係魁泰之官物缺竭中費并詢老庫

之厚藏如比新差索長一千及板開差索長一千

五百及鈔閩子差索長五六百及即于說堂不佳

越序忌計先后所將不下二万有余又如扣銅高

毛有盜良三千及徐文達良三千及哈五良二千

及打其書運方竹用銅忌計先后所扣不下一万

行余共至及錢多版每月加二扣除則望原力私

家之藏其奔匪役工食另請少者格放則一于奔
中口之食天以至教舞充于內宅私債庶年都城
真是

國家之盜良誠哉均門之戎首拂平不足就其罪
追在始足以服其辜

原任本邦山西司郎中七升任制藩明芳桂功名

累于作解而終望之怒以罪署而取盈富貴忠若
禮逢而反逆之工恃其振而鄙肆其資其力以速
化逆藉其力以伏仇綠索一通致止人被刺者累

累性与人殊罪准髮類

見任南京戶部福吏司郎中張聚恒么底

准貢酒附均一藉好竟

甄之莽揚忌不附叔好之名日以二年未滿之

州同鑽升通判以一年前任之郡位鑽轉部郎百

河漁卡全憑阿堵其司誘則格放依身亦先則

買券上舉共計二差所積積至万全有命至提升

府之殿報本溫接之身差使其積蓄長身迄今同

官飲恨綠縱好之有持亦附送之身差提手已還

追李非枉 于礼部得三人馬

原任本邦祠祭司郎中七升任慶大伏揮霍身七

罪跡自喜操持少簡移跡喧傳以周春秋之愛媚

作魏忠矣之入祥躬詣祠堂当先叩頭稱頌形之

下揭慷慨載八典詞身老僧款又之積富評其交

財仍至飽會知舉戶魁白之落籍可以村利因而

獲金榜官全范太山之力逆玷艷附人拜之交庶

耻都捐面目有觀

原任本邦祠祭司郎中七升任詢鵬朝門外倡

拜逆祠扁名七古一人因在名又礼行五拜三叩

頭板寺屋是傳友之骨未寒忍心娶其愛妾迨夫

鑽升則郡再創振漁振功之祠乃至印送沿門初

凡千家万户之積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原任本邦精膳司郎中七升任學大陞逆祠何地

无端玩進膳郎何官因致屈膝雖及燬之莽頓良

心内愧而錯趾于非類行已多慙

于兵部得三人馬

原任本邦車駕司郎中七升任周宇庵刑差心

取初也。謂相內相原是卿親。祿爵與誘。純祖對
其活神。道到皮也。其百計殺其庸。威一切吐。以純
霧帶。官無政。動支多。根方及瓜。分毫。无有。蒼白。輪
丁良。教。變水。夫千人。鼓。解三日。不休。至。春。到之首
登真。會。酒之。明。棍

見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擒。逆。妖。妄。平。民
取。上官。而。得。春。因。勞。特。駕。言。克。害。賄。奸。人。而。取。升
偶。叙。鳴。工。指。金。不。准。小。民。膏。血。以。品。共。越。期。方
拜。分。得。守。者。次。心。升。造。明。生。祠。不。特。拜。祭。成。橋

陵軍六十守其私爵故知瑞春之与名不負此膝之
久也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即。存。性。非。計。已。地。不。呈。內
通。即。補。原。官。未。終。一。日。旋。轉。南。兵。是以。寧。受。為。春

刻也。借。差。二。十。餘。存。故。里。是以。戒。守。力。虛。奇。也。郭
擊。一。春。借。作。致。身。之。郵。逆。克。推。推。逐。為。匿。影。之
計。賊。非。守。已。繫。佛。也。春。性。夏。丁。工。部。得。二。人。馬

原。任。本。部。營。務。司。郎。中。升。任。職。法。政。局。膝。履。旬
因。宵。心。而。遂。款。甘。心。後。足。先。匠。作。以。效。忠。費。如。郎

中郎者千金更貪其功以優叙于胡良補于公淫
半更藉其力以存揚

皇陵引水行田逆祠假作朝宗之勢白昼攫金銷康
積蠱甘為填壑之資况已辱身難辭于惡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升。任。葛。大。同。衙。門。公。費
以為。逆。瑞。費。見。之。資。百。姓。貽。膏。竟。无。一。人。阿。堵。之
物。自。刻。大。權。假。然。上。公。稱。胡。良。補。生。平。知。已。折。賊
鼓。吹。迎。送。江。干。祭。地。後。人。輾。紛。登。妨。者。伏。板。門。而
嘆。罵。之。鯉。耶。義。以。恣。夷。執。名。教。不。容。冠。裳。可。玷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升。任。歐。陽。元。村。始。為。任
性。以。行。几。踰。吊。尾。于。不。測。吼。乃。為。底。所。扶。款。甘。履
伏。以。全。身。雖。因。屈。而。求。伸。竟。轉。怒。而。為。喜。列。名。春
庚。弗。當。公。評。于。左。又。府。得。一。人。馬

原。任。江。寧。知。縣。升。南。都。水。司。主。事。夏。之。昇。始。官
旌。漁。結。交。勢。官。難。任。江。寧。割。腹。无。辜。蘇。李。變。危。為
因。綠。結。魏。忠。矣。為。獲。引。致。融。全。建。祠。府。則。拘。京。北

之。力。爭。遂。亦。製。扁。祝。題。洽。思。力。通。因。之。蓄。以。晰。亦
赴。部。賦。至。万。金

桐封何事而索机编派行乃履青于水竹交盤

百特而私介祝契金子乃恋印寸午夜防維展裂

拂戩委辞以上共二十八就万口之所传说事

秦之所養椅台省之所闾送本司之所咨訪皆的

一百限非报拾九影右伏乞

裁酌施行等因奉呈到部臣等看符祝志夫一刑

今年一旦倒持太阿以号令天下诸臣諫圣考所

李何事而靡然没之甘心附逆者皆于又而忘其

分是肺腑全别也其根村中夏者林于勢而表其

守是骨力不堅也律以明逆之理均之一无可貸

叔以粒重之分似应稍酌其干益合同左都御史

陳于慶等公同查议拟奏上

聞伏乞
本明 唐斯照介皓下差亦译例外别处办焉奉

全旨

三月二十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

圣諭朕惟中王憲天亦治首办忠邪臣子致身事君

先以逆朔怪稟人臣无将之戒律度亦交治之

条那有長刑去罔故赦整是祝志夫狂狡下才各

員給使傾回巧智完蕪存句初不过究矧以

阻阳席危灵而春富費使庶位莫救其罪豈何臺

而得輝其毒痛乃一特外是財奸誤因实燠自是

或埒好宗盟或正身入鼻或阻誣指授律要賦以

者善良或枚某合面或抵利权而莞兵柄甚

再同竭明效首功偈和已極于三封称颂侵于无

半雖或逆節亟致長燎朕本至制登度綸傳奉

元允逆孽次第是除尚有飾罪盡功則身眾止以

望氣占風之面目滂奔奸佞之封事助其矯上

宋錯弊朕登先審特舍内閣部院大臣特解下

烟紅本恭以先后法杖奏章册列權載摺附是利
律例贊專諸款擬律推情再三行擬首正奸逆
某處于五刑稍寬者從之凍及兹三佛其情并往

殘者另沈沈分始開一面此外息心宿道縱有滿
道亦敢不惜究自今思治之後尔大小臣工且洗
除師勝格冬戰業共遵王諭悉斬葛藤无機守守
而政事亦休无意思伏而借題奉天朕批是非以
衡作奏程功矣以課官方有一千斯又罪不宥尚
名慈愛乃亦有終致哉故諭

三月二十四日
大學士歸廣牛

奏為慶奉

全諭事崇簡二十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歸廣臣

李標臣身危場吏部尚書臣王永光都察院左都

御史曹子下奉

呂兒 文華殿奏

全諭朕覽吏部文書見求臣欽定附逆諸人行狀大

必先正親忠矣惟呈秀家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

之人敬分附逆等次又洵有所免然公祭下建祠

梓樹諸既卿寺密于王永光曹于沐在刑部閱如

事本為公而勢不淨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與強

肉當余其初心或可責其居劫惟是百則逆附隨

心權裁及期：功美律：不且併雖未祠功而因

行勢專者被法依律无枉无徇期服

天下居世之心以番慈治之居縱有遺漏但敢而

不究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奉天御手只在數日

權定本奏不許中書閣不可延緩露茂特諭致此

一月初九日臣等再奉

太后御筆

奏准

引刑部尚書喬元升同知寺丞定欵此臣等仰遵

諭旨先行

陛下祠項寺本是一看詳續報部流二臣開進各

官姓名事跡互相參對呈以

臣諭欵奉為提衡并開行賢專在祠項諸欵外者

欵與右的查擬以否同喬元升從依律例各務

本欵具本上

請候

旨開本月二十六日蒙

皇上 旨對平台

陛下臣等原奉併前紅本未入告各官六十五人

欵定據大逆凌遲者犯古逆同其免孽斬犯逆厚軍

犯項差為民四欵仍奉

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為民止其不列名者不妨

酌定臣等遵照前奉

本諭及

欵定續欵通村在外紅本及部院開未各官并非前

計附違奉

旨限欵各官各照情形罪性重俱依交結逆律律併引

名 例加減罪例成等欵勳武內臣逆欵附后

並等具

奏臣等竊惟等元二上人臣者或元行 因有案刑

天討周彭有罪

祖訓內官下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逆律官員於

內外而肅 官府社奸萌而聖孔治法主

庚七是為親志矣臣備多端尤頑元忌始為小志小

信極便身首後而作操作戲稱于

國政內則如姆家氏陶况葉密結力殿心外則是

臣首呈房透露紀情助其羽翼

宮妃而戮忠直盜

帝威而弄兵權已征无等之三封游說傷羊之九端

臣則

查詳逆違守城建立祠以卜人心違內鎮而違建將

日誦三點竹勢呈成碑岸已服上刑爰七具到送
此誠如

本論所謂首逆之罪当先正者七類

李汝有灵

全明 解字乾坤旋轉

雷震含章局元危已就誅矣凡免附宜慶巨劫若

乃官魁場嘉人類射根怀私欲借危鋒拱手隨指

魁柄或首大准禍始教條或則身枯終勢成駢席

自如劫柱

母后得和送封誅券金車乘

迎恩后殿田甲弟

請給乎先或引全經以懲德中傷或據史或而林

教忠且笔墨緣念思此罪魁經騎良錫大具

訟飲冬狂此以殘軀者不准手人陷好供頰笑而效

瓜牙起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几地一事

而使燬滿章祠者且祠也鎮祠

京師本已七而且祠之 固李响碑頌

奉章响碑錄本已七而且响以 終論此則

本論以謂前制滿竹樹心權裁及頌、頌美律、不

正者也而又看經實旁通網羅密布腹藏弄甲機

青地是錦之混意慘鏗錒酸白馬清流之村即占

凡空氣莫可端倪而後亦善云准進指愧斯又滑

花鬼域之毒而更巧遊靡處之石

本論以謂至本祠响而開行贊尊者也以上諸人罪

案名殊法益亦異或已結佛邊不厭厥辜或膠附

推傷当進始村道明

本論概 法依律无枉无初期勝

天下后世之心 三尺无私

天誅不貸四元畢軍

固憲本伸惟是大懲况羅不赦之條而中群且崩

白新之路且寺簡祠响及部民開表諸臣或事聞

迎仗公席列名或身在

封燬兵絕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備摩劫有創

捕而又或生平材具日俊別歷猷勞委著

本論以謂事本為公而勢不持己素已有才力而隨

人点綴因当魚其初心或可責其居效咸子

形西元即世名因明罰 劫法之度本無

叔过 有罪之 竟改也良等根本

蕭拜共夫公夫慎其事論事泰盛一之刑与以人治

人尚本末之面目中偏珍并畢應了科商販兵民

若置于外尚待无掛漏可永示概恣寒孔良誠子

之心若正氣志魂之鬱三章先約金石不愈一面

若聞身勝永斷開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襄怡

于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爵溢被

思施 殿工也工尚需度秩最可畏者

先帝当 弥審之日身官繳橫拜之思其天啓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人工謝 思併亨錦叙捷 函為告成

國以有叙旁秋廟慈且听部削除而寬瑜

古之推求用房泉情之泣克併用附及以俟

宸裁以有前凶款必姓名及之符罪名聞具于后

登本 勅下道行力具本 奏聞

一首逆 觀忠美 允殘禍

國附岸獨手罪惡首盈神人共憤逆形已著寸殊

允宜 多氏 乳保持忌允保朋結逆手高勞納

賄盜珍阳逆首奸元不承罪

以上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處逆罪之正

法 一首逆同謀 首逆首員

國志親通內竊柄先謀力肯充得首罪在逆中犯

戮尸戮辜 李永貞主謀代乞盜

帶淫刑佐逆謀上則正法

李朝欽 附奸父子此謀均益未盡其罪

親良朋濟惡首李仿昌三封盜

帶高叔軍浮于肆

侯國具妖煇盜庫同謀逆孽誅先当

劉君愚力笔深文附奸害中拜刑火弟具戮反与

以上依謀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處逆罪死

或手振軒 一交結逆特

均志逆滔附擁裁陶推

母后舉逆感良罵母之律而寬通內之誅惟逆

梁夢环滔附擁裁子均志逆併力合謀特罪維均

律法宜正

况文煥詣附權裁并逆为父族忠若仇奸克无刑
上刑非枉

田吉滔附權裁均烟内特嫌加尚与窃券鬻官极
并九情

刘詒滔附權裁始奸首免叠建生祠奉道臣几至
死地逆附逆罪蔽寇軍

孫如列詣附權裁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奸騙庄
伴則允当

許志吉詣附權矯

官派庄附逆派奉黃山一案重辦何許

薛身酒附權裁執法无軍烟奸有逆劫鋒一案已

足抵快

曹欽程詣附權裁媚逆窃权張威約賄振伏代奉

正親則李竟致煩身位使亦人情法允協

吳淳夫詣附權裁克奸还朕附逆更祠推債神分

賄酬恩嫁烟弁衣那賄惠九边總惡一辟明刑

李慶危詣附首專賣綠線索起扒趁虧附奸伐異

究問指逆望几承

古凡孽清流之禍何辟水現之誅

陸万齡詣附權裁創祠

國李得委解者數課魁極刑莫貸

李承祥詣附權裁熟爵克奸特烟允等乃公并

請三尺准容

田子耕詣附權裁侍衛逆良朋此旨逆克斃多命

死有余辜

許星既詣附權裁

詔款酷刑逆奸援逆克斃忠諫宜正辟刑

崔在元詣附權裁此司罰則逆合逆均索庄戕命

被并允苛

張休乾詣附權裁飲波還入駢亦五舟劫鋒究对

大拜宜疾

孫云直詣附權裁理刑陝阿逆聚言列街克命宜

快大辟非枉

榜棄詣附權裁用刑結烈手容多人志正典刑成

死力辜

以上依諸衙門中吏与内官互相交結世屬事情

重緣作藝而符同奏答者律新秋后

一文結正符火寺

魏房徵百開指附用竹符專先仗念幼因舍內拱

小果道通

中言揚借害正因而楊 因委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傾心擁戴用竹符專因拱元亮显为戎首

魏房徵始指息与處謀楊捷寺慘死更歹主仗

霍維華指附擁戴主持三享罗織多人仗魏忠志

叙功 疏云茅土尚竟其輕仗魏良卿加九級至

太師尚余一級助逆显著因據何力

張納指附符專首奉趨而星成元善朝林連即推

兄張林此指用示 附奉 伺封迎遣似符用拱

肖鳴奉功美

鐵輔三鎮清是七初即云合題何不先避形逆人

心依歸天心向爾假形事 奏色得尽委呈詳

周在秋均美存均三十九本 題請公供田

詰改武为文廟借推人以他人逆孽封公本有厥

良心存浴日忘切補

天宜進上公之典未至帶勵之盟羊語

李魯主語附符專倡抗中宅中之說为二魏解朝

凡世人類人之兇首一言風毒至攻周起无一着

尤勝功首惡本

楊維恒擁戴符專王紀象家魏徐大化出

魏房排大化示周朝瑞樹大章族使代劫王恭

疏中批为魏逆称吹歌更别句無示酬恩

潘汝貞首開指附交結織盡潛通內是自建逆祠

尤力始揭俯明情本有厥良心効

因極念切民隱羊語

郭欽指附首逆烟魏踉推成即黃緣不逆罪累可

李三才功美建祠

孝陵前主使有人代 奏宜累

以上依交結內首官身引名律例戒寺克軍仍

勅下法司行各該指按官招提具奏如有庄私情即

一併看明 奏請候部度齊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立 魏良棟 魏鵬昱 魏指民

魏希九 魏希奔 魏希充 魏希孟

魏鵬程 傅立星 楊六奇 朱元光

徐立元 刘立坤 王朝輔 余文楠

孫道 王因太 石元雅 趙秉燾

高致 王朝用 葛九思 司之礼

陶文 紀用 李立江 胡明佐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 誦附尊尊父准向与内通到因面怖剪門

主客友代喉嚨人

晏典主持尤力罪案傳聞揭救周宗是等又分遣

中使侍曾有阻止積愆莫勝未幾可審

鈞東燕詣附

入於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要中間止遠內盛

微有規陳乃刑受附過一无臣正衆倫輕奏阿逆

何時

全明有頑魏休何有附 先帝附托之 古九是定評

張瑞首頌美逆祠訪頌碑文人古身其結寫已遠

入听岂是尼身

未宗道頌美為崔呈方 請叩百在

天之美皆由司呈无何敢正仰聆

人前 登奉票杰

郭九原功表

題伏請頌四十 風治逆材在田禄未六本頌者

是聰明自者高听平及女郎女

仕履之女子非平一方之干于皆

薛鳳翔詣附頌美 題長祿頌四十七本

請給逆封弟毛鉄券四疏百叙敵臣保靖本百

大工勳高

杜樓瓦錫通侯之爵九音之華乞之時于皆

李番更相剪專神及明以合謀奉劫多其大計望

門校拜人仍为四姓是祠媚設稱王吁为九千歲

孫杰首專古劫劫一爆再劫周加謀給事

召廷尚与謀級剪忌已見楊連疏内附逆逆与首

逆奔者

旅我總詣附頌美軍功

中官開銷當錄卷起戶侍助

上諭万民内有狂悖本有心膺重臣公忠謀

國嫉邪扶正 世雷清明寺語罪有定誅均宜廣

勅

奉重蒙詣附頌美莫祠在逆母元年情頌本有願

日赤心奉

身討漢定

國又定無軍旅之令墨讓治征討之任寺語

楊夢蒙詣附給事三手宮保八座寺工結納不庭

燃燈大工伊罕見于劫奪

李茂春頌美

宣武門建茂勳祠給助庫銀三千及祠成仍帖

慶賀印拜建祠本有至泣莫可名言下情惟存祝

厘寺語

李春輝頌美 刑情給事張永尚等

恩本有 皇極 乃建內則厥且益良竭力壯志分

則附臣 臣宣念分敵寺語又先力移宮事

祀救罪端為終始通內之誼

王紹徽頌美首尊造点符錄佐

中旨處分劫馮從吾致押爵

徐兆魁首尊惠世傍御人等汪象曾其在刑部特

以成咀咒一 列

引止元首尊批擊一朱克村開光泰原差誤主凡

廟王之宗竟以慘死

謝啟元首尊 暴修要典勅行

中旨恩歸門林伯有異國後自金改升而忽純均

行緝夜升健剛任

徐紹吉首尊氣身史局 暴修要典亦廢慘死亦

諸且冬款畜一罪案吧呵詞良金更會稿

郡輔忠頌美首尊府丞驟驟志七攻擊其主仗

送 蕭封本有四益休志厥臣即制律良浮行其

百寺語

榜以修頌美首尊吏部下款封爵情南徽反李情

三事定事一 疏又為

要典本頌本有厥且身事規 君家事規

同寺語

賈維春首尊 保設廷旨無發准端四罪一

疏于罪公命出外古望又伏无恒

范介世頌美頌疏自叙一歲五過括助

工事限數十萬捐資助本有勞至封煥慶貽

守社寺治

李春滋頌美 郎番加街尚与奔指忌同敗頌頌

本有禁地无忌密勿其表主持左内寺治

既大誠頌美首身因榜壇有叩馬獻象之治報伏

有魏大中榜左之泰至合美也事一

疏凡为均逆巧衣振

批宗文明美湖廣建隆仁祠頌本有東廠魏上公

問出名世以澄清世道为任用裁

全明方心寺治

陔九時贊尊借謝之拜一事項通南呈高板危寺

受喚号報乙榜丑魁

方詩宏勤尊諫恒專攻均逾起官土盟俄尔建才

文飛体然朕况

道及非贊尊兵垣贈与文飛吏部喜起伏仇趙太

守力致道与五御史一

疏辨辨

甘愧贊通結同宗借通力是特異見显本問始村

安伸頌美按差已清面金助祠頌本有

人春 全明齊心督以剪内外良附問已有公

疏不能自陳并曝之忱寺治

孫國貞頌美拍登称頌二疏有

全主 中興明良合令廠臣忠誅去天地勇暴伏華

夷寺治 又廠臣擊天巨手翔運才真曰内臣一

忠志又四在才鋒寺治

郭鞏贊尊为魏忠美報首恭之化收周宗建有連

死之慘丑脚曝持通内可知

為加全頌美部務請嗜多狗称頌十有六

疏伏列在伸本有廠臣精志体 固矢志勇也伏

存待達之知必蒙破格之春寺治

曹思誅称美 周神全是祠吳律擁排善觀時

恩本有寸心報

固彈力而度費者功倍之魏良寺治

孟紹慶均美署礼部九人倫與一新本有心寺元

老為主在運寺治

張朴明美建四祠均十二本有皇天帝德万載灵

長之非上公時立五百年五世之期又

天啓明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手治

李恒茂贊學養起崔呈秀為三季中一人入幕參

其朋比害正

郭尚友項美贊學

鐵輔報南星恨恨漕運濶河神功恭

天地本有嚴臣切逆如雷如震豈正為雨為露弘

泣无涯大功无燕寺治

李精白項美泉者三祠設均六

既元輔功高普被本有厥臣孤忠報

王牌力臣特擊魁柄以此至尊初浮云而開九照信

寺均照有主

全主 神靈福灵寿寺治

秦士文誦附項美祠均七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林 全明之怒昭上公之功昔治葛九思存士文

忠 天授救捷陸既

張文照項美贊學運時姻親群和契好敬悅文煥

誣周順昌大祝光未有項均既

榜准和贊學主事加銜日都廳好曲尽滿竭

何是惟項美一封爵已定給賜宜倭本有查存則

此七百均良二千本又查存是

例連欠寺治

陳朝補項美女平莊田催撰各局先報因教即知

多報

許守礼贊學戶部吏垣吏調帝察考運曲拘景路

路并同郡此虎

卓逆項美二祠一項均敗及攻代崔呈秀振仇秦

夏之今建死庙美刺勝本有厥臣知人善任楊姐

折冲寺治

芦水飲均美設均二瓶又清刻免蕪榜亦海內建

祠本有股肱良節 杖履元勳狀

全主于 中興煥 宸居于大社寺治

陳尔翌項美均送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寺治

存崔呈秀為本兵請上律運東林余學

石二畏皆真五官童緣考進強劫上死連誣

郭其治曾事攻道李例轉因中言伏遷泰方震滿
遷則存吳厚夫 京堂

劉徽仰美貞尊稱頌十一本証券可壯獎尚得監

庄亦非是尚恩庄百万功本有版臣幹

因精忠尽心券登三改三獲奏此數可寺治

智使頌美通內寺是北道峻傷善類多人泰極李

危民格制李頌本有運券惟謹付北何人寺治

何幸至頌美青山建星漁祠咸可魚火地題祠本

百版巨辱美泰微情涕格天寺治

王瑛頌美貞尊泰方大任閱後建庄祠頌

流中不名版臣謝恩本有版臣忠慮精助經志寺

法律三 朝之夫與免具寺治

汪后極頌美何逆時及流理頌美王贊化一敬爾

好天心助胸職取本有版臣謹好助內中外版敬

精忠寺治

休唯祈頌美泰王先恭存泰我後

流之元對不照火云清明再爾

門乞祈曾事曹 孫之子頌同百元相頌是文東

孟陳仁錫即鄭徐名

游鳳閣曾事陸泰高板危自办伏原成借料京東

忠連劫患世傷

田景柳贊尊始主都師門切柄用事無工疏存直

呈秀侍郎無石金都柳史

呂純如頌美

惠善盈隨掠覽夫投伏會 疏眷功美版臣

吳屢那贊尊 媚巧劫獎王家退庄典泰攻尚宜

柳破例

黃運本頌美貞利守祠稱頌十本有版臣志功恢

伏知人善任運券惟謹文武承受方界寺治

李從公頌美祠頌五跪何道叙旁本頌有版臣本

擊天林日之苦心運旋乾坤之用用狂若首功當

奇特典寺治

楊邦憲頌美江西建祠元助功位甚隆本有版臣

魏尚公先岳元精狀典正氣寺治

郭增先頌美何南合建或佐有版臣虛陰乞

請頌名本有卷 因精誅成民仰慕寺治

單明訓詣附主事二年彈跡此指庸手殊工乃力
錢補等也亦云

王点 頌美廷檔大同會建加獲祠助工本有厥臣
純忠力 內 耶自

天也 煇末吏取不依殿臣以休震 表于治

李嵩 頌美登美二祠稱頌七疏有殿臣神謀秘美

披計 券也 赫声 濯灵 榜威 舍鎮 寺治

牟志 夔 頌美建祠 派良 局員 稍遲 立覺 拯后

叢三 杰 頌美 廷檔 其 鎮 稱 頌 五 本 有 殿 臣 与 閣 部

和表 著 登 廷 姓 也 謹

紀綱 振 肅 寺 治 泉 司 驛 濟 而 甯 黃 綠 故 旧 有 征

曹尔 貞 頌美 杓 音 是 祠 三 本 有 心 營 重 良 考 祀 經

官 細 大 拾 揭 寺 治

毛一 鷲 頌美 蘇州 同 王 瑛 建 祠 彼 連 削 响 昌 數 奏

張文 郁 詣 附 主 事 縣 議 侍 郎 督 工 黃 綠 媚 進

周維 持 贊 導 流 清 刻 克 靡 亦 与 院 會 刻 一 爆 貞

加 護 寺 則 藉

徐伏 阳 贊 導 誼 部 上 音 迎 庄 泰 方 逢 年 寺 制 不 特

為 結 集 二 疏 設 好 喜 正 有 征

黃憲 卿 頌美 中 珠 山 東 二 祠 二 頌 入 勳 乃 古 力 此

本 有 殿 臣 赤 心 中 天 日 月 熱 勝 持 此 朝 神 成

夙 朝 大 慈 大 孝 佐 九 重 允 武 允 文 寺 治

許 其 孝 頌美 揚 州 合 建 瞻 恩 祠 頌 本 有 符 厥 號 上

公 天 付 英 姿 灵 鍾 名 世 功 高

杜 履 法 被 參 民 寺 治

張 尊 孝 頌美 存 和 被 劫 伏 官 比 方 二 祠 一 頌 王 師

屢 捷 本 有 鞠 殿 臣 以 安

杜 履 之 心 定 戒 双 之 昼 方 畧 密 校 机 且 志 符 寺 治

汪 祿 頌美 建 祠 守 建 號 頌 一 疏 入 臣 功 佳

天 崇 本 有 親 志 去 丹 洲 浴 日 灵 菴 浦 入 流 華 訖 坤

勳 在 杜 履 寺 治

梁 克 順 贊 導 受 人 意 指 橫 肆 劫 肆 象

恩 本 有 東 林 元 光 大 慈 立 為 建 詣 制 奪 每 于 共 親

清 醒 寺 治

劉 弘 光 頌美 及 從 登 稿 是 功 同 美

疏 林 輝 多 局 善 勸

温泉溪明美湖廣建隆仁祠本有殿臣潤贊

明是計安 社稷茂德崇功載至聖府寺治

鮑奇漢明美河南合建義德祠頌子郭增光同

陳以瑞詣附中逆像長位佛前致玷旋旋被斥運

並謙頌美合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殿臣德著

廟堂中外享肩通之福內報

社稷選迎承庠之休寺治

莫華用頌美監差建祠本有東殿移上公顯杰柱

國元勳卓尔 清朝頌捕寺治

李立存頌美善潘汝貞益試中雀鋒拍燕

何可及頌美明疏五本

先帝逆時並棟

李特馨頌美改排本內有火災參者

天心 仁愛內有竭忠之臣外有回光之相何唯

消作其真竟有九年之水益成其方

本中寺治

劉漢明美不跪媚逆科參可危

王大年頌美此棟建祠呈由合

疏中台執法憲

余合中頌美恭陳句見本有自證伏由里台臣

三秀于交事昏後又學已志公之殿臣你反

以主羣生寺治

徐吉頌美建祠本有殿臣津被每遇寺治利

疏叙效勞官有殿臣功位不行法

承負漢明美淮南建德德列合

疏詞詞使頌

渠汝茂贊卓誼恭獎為標者可壯榜加祿邊庄

詳可征頌美兵垣以迎事功加衛至左村都後音

浮標本有殿臣先机運奇閣即且心謀贊內節甘

柏真野意榜閣外寺治

劉志壯頌美相院舍傷建祠使明無以現上

李傑然頌美向來是祠稟勳祠本有魏上公首副

萬生法具剛生九九五之元臣詢五之名世寺治

對之符明美合者女貞跪到信

門推被副

疏之假符本中推贊有人百買要典大贈學

吳九如司舉即工通內黃山條寺多人

李富方贊舉好克善入鈐司鎖管見于奉劫

潘士開仰美周中試錄序元有奉主當陽帝春良

河來同有廟堂之上惟性勝美家謀出寺授署牙

治

張元芳贊舉逆根至成善入鈐司

此鼎銘頌美誼恭呂坤冊計三俊三素元克一疏

各懷修揚

李若琳頌美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坐非

張未林頌美建良牧善存仁祠加廟署恰恩祠林

衡署永愛相

周良材贊舉時學送封未呈題伏

曾國勇頌美建戶港倫隆恩祠本有厥良指漆格

天唐美通微寺治

張化恩頌美建崇文門廟仁祠元功柱業善施本

有稍忠夫日寺治

李桂芳頌美

大工波頌入守令急緩奉奉賢竹軌胡政區長有

即自念公之念可不容再委之寺治

張一經頌美軍固大計本有大奉

全明馬王殿良安內保小功為寺治

朱販贊舉主事日脚本情悅事

夏啟承頌美拜利首昌決寺上公高恩榜前

周宇誦附於明立郡親學是得就祖神道通是

總署詣問自認并送祠祠望獨拜

郭命焉頌美榆田二百肉力生祠恭田

謝鵬頌美送河沿拜題祠再寺祠

李蔡明誦附芳轉贈拜升官送祠高祀供制

魏弘政誦附供明並分金存揚四拜送祠疏門引

水

岳敏戶贊舉誼王之來文庄克至是死提寺誼事

已燬碑办下休

郭士望贊舉五陳東林陷害本有版臣魏上揚回

靈日月乃是朗乾坤寺建建明良世寺治

泰而者益魏大中寺又自榜曾經董王秀特存

張聚垣誦附准貢附時澤揚會差分崇万全

尚書卿美河南首冬歲漁村殿 王甫氏房二千

余同起官在九位

徐四岳項美任子工郭加衙卿二項本有且派任

以本本稅一郎俗意厘剔一念微表莫非印休願

臣德意等語

幸思齊項美 說項二本免瑣據官

胡芳桂詣附 免特與復伏仇害正

以上休交結進官官員律非應刑律咸二乎生民

三事均請为民

一詣附傳載

李 奕 李希哲 胡良補 崔文昇

李 明 趙 劍 徐 進 馮 玉

楊 朝 胡 溥 孟 宜 劉 鎮

王 休 阮 果 陳 崇 守 太 曹 永 滋

以上一欵十六人並前一欵併之元守十六人中

首見任開任的并放回魚蕪的都為羊去冠帶夕

民奉

全才覽解等是這這謀是附諸人罪狀各殊明事互

正除重辟正法盈候連聞見數外其充成招是及

賂使为民該拍按照欵結正具奏朕遂明因憲初

法除奸申改官則昭示中外是同勅諭一併通行

該部院知道

三月二十六日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韓炳

等呈 奏為遵奉

全諭事臣等欽承

皇上屢

諭恭定附逆一案及展商確除奸祠項費並諸臣

分別重罪擬成以至創嚴為民間則款項具

疏奏

聞及 全諭事不為公而勢非得已素酒才力而隨

人点綴如

封煥連點又素无過諸臣俱宜布設於外若務均

內稍以前款諸臣或有伎鮮臣雖之畧而指綴七

凡奸謀或溫字各榜 之員而線索初非白主或

紐本峻即捕端罔非為既首或首因驟驟待我掌

尚未全張以連專困建牙品京康候散濬凡文識

味視持者臣等款再擬戒寺則恐前重而石輕時

查明登一彰法之惠故榮振則藉入憲 朝酌量

自道之仁豈休考功法不呈例一欵符諸臣並擬

剛位芳情

上裁如蒙

皇上 俯允彼重必者知循逆无下可夕即克致尚

從佛前此量德者辜負身名之本展辱銀錫項

思及其子振揚人心培奉元氣未必不均有稽无主

內中軍民高臣數本非寺初擬行自按查竟从伏

思之其輩么應木品是縉紳尚且凡靡彼效凡何

足得檢又直上本時身野提捏名希寺罰 七名

至在而人半非處行進究思百批便李代之虞其

真正倡 罔利者地方官批向治之有金可无

宸斷為也再照此奉臣等謹

本謀朕必二集考然不敢不核極量不敢不十秉心

不敢不虛持設不敢不正平本日親耳聞板板卷

及即更有盈去或存改者决无元惡大惡得來世

于指視之外

全諭事縱有漏遺之故而不究大

王言真子畏載同量彼此酌裁玄黃各參戰業春

世道平康之福慰

聖明 宵旰之憂臣等領事大小諸臣共勉之為其
呈具本

奏聞

計開

黃立極代言秉軸錄、狗人出類瑞封唯之叩命

純厚本稟披不聞方淨起湯亦木当先

楊景辰掌院曾有頃跪入直未聞呈送

房壯麗絳河漫无衣裁線索隨人指役

董可威在二一味呈章我見已單去

李忠誠王家棟居間一事並晒、日受其耗此匪

人遺均削平均均有代忠休國入業目前等治

王之臣操守多誤亦有均跪事未涉應也便稍寬

明是皇才本庸憤溢字是才致盜先斥人認實錄

昭封

張九德素无詐賊之望秉封作職亮匪无因

馮三之職路甘院入望不事

喬衣甲相泰 议直庄侯結

楊維新指助三國二跪称均

朱國盛親漕二載方以相半加樹蹤跡連化何詳

為村行是均同里以破觀營改京營

呂鵬云年則昔病与孫述等破明伏官未乞毛批

毛自返

董懋中祭及借題办伏改奉京堂

周昌呈持叙每灵依榜衙負未見蹤迹

虞足陞泰通雨星等暮李慶危等不協公論最后

遺均削奪毛未脱盖

楊春茂素无大过二跪 均

徐景瀛會憤潦則持論外解

陳保太例轉中言伏官均敗四跪文飾

郭县言浮沉依附亦有均跪后泰郭守仁等一跪

可息

周維京为南京批噴、之古兼有蹤頃

徐楊先 大事惠世揚歡底依違文致暮李、

匪人后遺均削措措可息

陳序誣孫看相泰棟之煥听人指使

曹谷以振藩舟出境均又跪論尋典不可廢

未慎登頃止一疏榆楊本甚

郭如開生平得守无齋宅錦賀捷頃美已過

何早兩疏稱頃道向不瑞何力李明道論初始從

寬政

虞大伏種實有餘操持多誤至稱頃則之亦獨

華天陞遊玩逆刺逆致屈膝金信汗頃何度愧心

却存性外計不並起捕原官旋躍兵中人多異誤

曷大同子明良輔交好旗幟鼓吹迎送江中

歐陽元材始因任性触玷后以你縫改節

夏之昇兩任且官愈无差績製扁送祠有于清以

服九美外察不並自疏伏官

李宜哈在銓 以亦有頃疏

洪謙益壹官恭及自办伏官

吳士陽疏頃徐漢疏頃潘齊屠屠疏頃李三楚疏頃

重齊臣疏頃陳守賢疏頃

以上俱照考察不並似擬冠帶開往奉

聖旨這項欵以列量德名官擬議允協都照不並似

閱在該部知道

七月二十四日

南京福建巡撫大木靴一卜為

朝見大志木中群好思這可莫仰乞

庚行申方以彰大秋以一人心事照得

皇上之政統欵天下者去而已矣法當則治去則

亂去行則治去抗則亂其自古

政治之極則也

皇上神明兵殺万去畢舉而最足以閱天下

功惡鼓舞之機也

天道生殺 雷霆之令者無踰附是一事乃今則不

能无道以非

皇上不申去而臣下不奉去之過也鼓象爰与出自

曆裁手定典何如耶重且内有 煌：不赦之

明古則

皇上視此為第一事鼓舞人心湯蔣和鐵正海內以

照明者全付此者謂宜主下何如奉行群好何如

道守而石

皇上之典始不負始足以昭告

天地 祖宗傳示 天下万世不朽不磨 以充以大真
本漢也而孰知其克弁髦之也五閱月矣矣道誰手
爰以刊刻 京以外誰余手 部文誰煩乎 咨文誰
移手 費

皇上无旁心力而僅有其名 迄今人々登碑 物 里
間 揮高貴子孫 即其令子庶民時有知其為
欽化之罪而仍是赫煇仰之 虎狼畏之如故也 而且
无日不崇 殊而謀 或一 荐佳

字即 或高隱杖笏 畜為翻集之本 捲上之計 以試伏
奔之戎 乘痛之危 大堪為

伏殺憂也 一種積毒隱惡之氣 日積而不散 日騰而
不下 无其形而有其端 无其事而有其漸 皆足以
散 天加滑和何怪乎 雨陽之下 時若而早 魁為

唐也夫

皇上 大書乾斷 必其附迂而不失行以習之 則其

書真 腹心之憂

皇上自為 社稷計 可不急急之也 臣謹爰為之州

刺宜 稍項 且廣也 莫者

三朝 手共 刻上 大板 惜字 至 乾中 亦 凡 其 為 千 世
快 心 之 巧 矣

日 且 無 然 手 與 誤 共 揭 而 以 下 年 亦 刻 宜 十 年
一 如 根 株 且 不 見 則 亦 中 外 則 臣 有 以 不 辨 之 无
亦 乃 是 之 是 日 為 指 而 以 阻 之 故 至 此 刻 宜 早 元
如 中 方 之 者 也 則 主 下 之 奉 行 宜 實 梓 結 宜 早 七
宜 注 者 尤 各 伏 以 已 為 竟 政 而 擬 新 書 監 候 宜 大
提 則 者 亦 之 詳 京 至 若 九 軍 者 那 定 衛 令 委 命 是
問 是 者 立 限 追 贖 乃 足 以 彰 法 紀 而 醒 終 人 心 易

人 耳 日 可 司 不 奉 行 者 決 得 安 矣

奏 而 竟 不 拿 有 人 其 行 无 亦 送 竟 旨 以 你 建 之 持
之 至 是 又 安 不 一 元 固 也 伏 乞

皇上自為計 特頌

唐也

勅 該 建 行 大 板 措 均 如 制 語 體 文 均 均 裝 全 樣

咨 南 京 各 省 直 興 樣 通 行 各 府 州 縣 家 傳 戶 諭

仍

及 初 各 該 均 按 旨 令 有 司 即 行 酌 處 其 心 宜 之 人 定

限令衙參妻並解充下各取法術以官一官一人

定限納職皇有在古者不教更受冬取事以仍

度以

飲限額繳

奏恭四有司敬容

欽定祀官流任

京師或故為容隱不詳奏違者決指獲指名奏

奏庶群野不教為伏養 備之幸而卷上之導皆

建明家之氣以待而世界可永清矣奉

全子飲事依設刊喇通酌期止自查照守款行各動

限奈諸奈暮不詳仍前延緩延時勒定限期奏本

以后諸司三限俱各週知法司知道

正月初九日

吏部都察院按

奉諭朕惟國事驅世磨純莫重功懋而朝廷賞善罰

奸全凭舉劾

祖制內提協科道城守廠庫兵現在督指閱按請乞

也蓋舉政諸差每当事竣之期

例有舉劾之典凡以命官方課修職業閱除甚

重不起自何年沿成舊套庸庸而弗改習鋪張

為故事核吏則人皆草曾課武則人人孫吳殊重

命奏之任无当激揚之實朕甚厭之

特諭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后指按等差任海

舉荐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或才別繁烈

或綜理繁絕或指字心勞約畧務防古期當尖間

有異寺跡跡間取一二條設各訪樞不得但役駢

旬混加誇詞命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叶律

各有本色无罪重向恭赴毋甲苛向乙禮其亦征

解免通轉輸遲速冬守堅瑕兵屯舉廢与人立裁

首為教戡武弁凡有畚荐悉借戡字其地方人才

亦必擅訪素行果先任无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
奉不得朝思更設夕濫台章以奉判力灶灰之徒
諭詢之后內外各行舉劾衙門无其遵奉四
奉以通后行確守聞有異詞朕方按事流以显力
實杖竹能而施幸措一况浮虛延慢之習共敦乎
大明作之故故要自茲永為成憲欽此欽諭

正月十五日

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王承光等

題力遵奉

奉諭會議事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兵部都

察院恭蒙

聖諭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太烈受財橫擄劫七供
証的確犹自屢疏自办欺罔夫吾君事由兵部乃
証王在昔苗思勳无庄誰具肯信且大同文机重
大隱匿不報又

平日面對甘心欺藐并辰慶疎鑽告札制田匪壁寺
受囑過贖都有九卿科道徒公依律會議本奏欽
此欽遵恭捧

奉諭臣寺会同九卿科道戶部尚書寺官畢自辰等

集齊城隍廟重念無同合看詳坤政

勅七一乘諸臣恭奉

旨會議所准惡定者庄証未明耳今屢經屢訊行賄
受賄供証確点張慶珠身藏金交密布等神揭部
局聞說謀百舌但律通神之符罔知森列之条越

分于志莫此為甚劉鴻訓遭逢

明全位列鼎鉉不矢心而服甘為暮夜之行此失道
警掩飾 天威咫尺何以對

殿陛清夜自惟何以有 神明喪心製功莫此為甚
王在昔身任相莞苗恩啜茶居戒方不度相奉慶
緣之請及代為移揭狗情至此謂曰无在誠未可
信乃拷訊 次呼号痛楚之下向來不約始終一
辨不肯誣相押曰有在又推愚生天同支机子掠
其嫌中外沸騰在昔正覺塘報奏

剛至德臣之罪在邊臣疎玩之失實在本兵田仕璧
賊司承行受囑具稿朦朧善寫凡茲諸臣

皇上赫天 明斷 立賜譴誅亨不杜奇民寧官邪
而伏

旨下會議臣等祇承 皇上之意先公先慎酌之
國法伏恭之 國体張慶綠劉鴻訓悉私利負

皇上已極臣等更何說之拜頓首

宣宗朝都御史劉規庄私報蘇

宣宗特從楊崇揚士奇金身显著

世宗特德恩請罪歟夫以

本朝精明振秀之治亦亨惜之法以度天下命懸
之防其然而法外

寬釋者何良以事決大臣則 國体係焉耳又考
大明律有故責一款二臣之故與正合至王在昔特
逆涉嫌疑在元實政証較之二良又似有別臣等
無同合議痛恨諸臣既以微暖之多甘冒
憲典又致

皇上不得仿勳方之後全股肱之誣諸臣不足惜此

惜者每

朝是而損 國体耳倘幸

皇上參八設之典

寬一面之網于庶德貪穢之中寓

光朝道法

皇上生成大德而非臣等所敢私述者也敢昧死以

向伏惟

皇上少垂察也奉

奏

正月二十日

山東道御史吳珪 奏為

祝李在廷呈陳要務仰祈 殊內以光大典事職惟

帝王之治百崇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則其力故孔子力萬世之師

仲宗徐首善之地倡率宜先現化甚遠取見

國家每事必求實効而况太李者教化之本原也

皇上奮法物之厲 風清道之儀 朕然幸陽邑來祝

力慮文必有 一可光文任者呈列要務

上聞 一日執親業以新 李詩曰日就月將李

有緝熙于光明蓋

帝王之學不在文又字句之間取紀曰必情向已在

胸其要而務之以 是故太李始教皮弁祭服示

道也于祝天下愚夫愚婦一李勝于並則

上上 仰全其良莫及之說曾漫言也 以

光齊之 全執日統之日業一未敢散也臣民三

上而自曰

予全是故聰明非下可以示美察而明日遠聰不炫

聰明也喜怒非不可以者恩威勿致中致和不在

喜怒也戒側 皇上以古 帝王方法全不自全

相而又新一言一動豈防其微而在宮在

是一主以教則李日漸微能日光大矣

一日祀老臣以光 曰典古者太李有春老乞言

之典漢明帝幸辟雍以李躬力三老桓榮為五更

引弟子升堂執經問唯史毋美之三代而上

國有大政有大說有大疑皆法于老成人之言是

庶師之 上不可無暗之良華首之老問唯制

術其未治化罪徒改容化祝之受文自已我頌

皇上故究古人所以尊禮黃考之意而力行其矣九

一切大政大說大疑爭在 是老臣從容商榷推

戒勿疑如

仁宗之春陽崇賜之舉印曰純慈針膠又如

孝宗之君劇健賜一室如家人父子故諸臣何效

其匡正啓沃之助與隆祀老臣之盛執也至大臣

在籍八十以上者 賜勅存問 紙舖牌壽有子

弟行又三老力田者皆以善